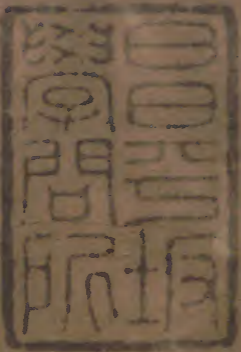


天中記
卅二卷二



官藏

漢書門			
三〇一	九	八	三〇
號	函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漢	三〇一	九
冊	三〇	八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15
冊數	30 (16)
函號	366 81



天中記三十一卷

法華文庫

卷之三十一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貞甫校

尚書

省案常昭辨釋名曰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辯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尚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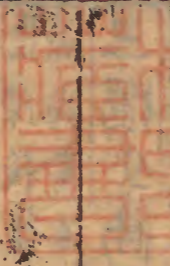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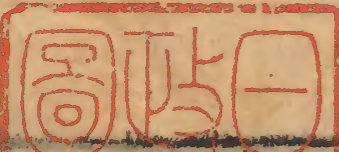
尚方亦然

納言尚書唐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

舌秦時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漢官儀漢明帝詔

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

慎歟上唐虞曰納言周官為內史機事所摠號令攸發



漢官
解詁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尚猶主也宋志

大麓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

矣宜得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桓譚新論

文昌尚書令總攝諸曹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

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

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百官表隋志通典

司會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禮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

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之尚書鄭玄注文昌政本司會化

經陳後主授江總尚書令冊文

三獨坐尚書令主贊奏事摠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

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後漢

八座古者重武事貴射御取其捷御如僕各置一人尚

書六人謂之八座參攝百揆出內王命古元凱之任也

謝靈運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

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魏官志

三臺尚書漢因秦置之故尚書為中臺謁者為外臺御

史為憲臺謂之三臺唐光宅元年改為文昌臺垂拱元

年又改為都臺神龍初復舊為尚書省亦謂之南省

明習故事侯霸字君房光時拜尚書令時無故與朝廷

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

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

皆霸所建也後漢

天口記

天下樞要韋彪字孟達肅宗時上疏曰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者多從即官超升此位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鑒畜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上

猴舌陽嘉二年李固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灾眚必至漢書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猴在咽以理舌語天有北斗所以斟酌元氣帝有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萬機不治則天下以亂漢紀

閑舊典太尉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既閑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固薨免官尚書令陳蕃表淮行狀復徵為尚書

匡弼左雄字伯豪順帝即位虞詡善之曰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古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後書

詰孝廉左雄為尚書令奏崇經術郡國耆儒年六十已上為郎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茂才異行不拘年齒帝從之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子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詰雄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

邪淑不能對乃譴却郡自是牧守莫敢輕舉自雄在尚
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上雄為尚書令
限年四十九先試經然後舉孝廉故雄為令在位者各
肅清時稱曰左伯豪為尚書天下皆慎選舉漢紀
韓厥之舉初左雄薦周舉宣光為尚書又舉馮直為將
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雄雄悅曰吾曾事馮直
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韓厥之舉也由是天
下服焉後書
奏章為故事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奏章臺閣以
為故事上
條奏為故事陳忠為尚書令數進忠言辭旨弘麗前後

所奏悉條於宮闕以為故事上

周歷三臺董卓為司空聞蔡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
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
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
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

臺後書

才力相懸費禕字文偉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戰國多
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
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
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
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

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
聽事終日猶有不暇尔

三民望尚書令李胤遷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將軍羊祜
體儀玉立可以整肅朝廷征南將軍衛瓘真正靜一中

書監荀勗選于事物三人皆民望不審可參舉否山海
摠事三者昔六官所掌冢宰為首秦公卿贊以丞相御

史為冠今者尚書令摠事此三者非臣驚闇所宜忝竊
荀勗

摠參機衡武帝詔曰尚書令百揆之首摠參機衡出納
朝政治績之所由也車騎將軍賈充忠允清正通理經

遠迪文武謨勳弘著其以充守尚書令晉起
居注

九錫命劉頌為尚書孫秀等推崇趙倫功宜加九錫百

寮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

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昔周

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

之命亂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所無

施晉書
八座之任蔡謨為尚書上疏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
後選用名賢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素有名
望臣名輩不同階及殊懸今猥以輕鄙超躡等足上亂
聖朝實魚之次下遺群士準平之論豈唯微臣斯亡之
誠實貽聖政維塵之累晉中
興書

萬事本尚書萬事之本朕所責成也而廩秩儉薄甚非
 治體今雖軍國多費不為元凱惜祿其依令僕給尚書
 各親信五十人廩賜晉康帝起
 奉奏辭疾下壺明帝時為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
 轉幼主成帝即位群臣進重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
 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
 是人臣辭疾之時專任無敬事寢不行舉朝憚之晉中書
 摠括百揆謝石為尚書令上疏遜位曰尚書令國之冢
 司摠括百揆憲範王猷式是群辟故必簡德而拔量才
 而受晉紀王恭嘗寓于司馬道子室尚書令謝石為吳敬
 恭曰居端石之重集宰相之坐而效流俗之音乎石有

題色林語

並受詞訴徐湛之為尚書僕射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
 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諸詞訴絕不科省湛之亦
 以尚書令敷奏出納事無不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
 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特無
 所問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詞訴尚之雖為令而朝事
 悉歸湛之南史
 北坐右銘王僧虔為尚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
 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
 馳之不已則質弘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
 賞以北坐右銘

天中記

卷三十一

百官元本宋孝建元年詔曰尚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
樞機丞郎列曹局司有任自頃事無巨細悉歸令僕非
所以詔能濟業也更可明體制責厥成也通典

奏事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
曰自禮闈凌替歷茲未久郎署備員無取職戚糠粃文
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子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
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又詔尚書中有疑事先於朝堂
參議然後啓聞通典

端揆尚書令為端揆之官武德初太宗為秦王時嘗居
之其後人臣莫敢當至廣德中郭子儀勲業既盛乃特
拜焉子儀以文皇帝故讓不敢受六典通典

德望玄宗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
古之納言有唐以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
貴之地妙選有德望者文之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拔
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唐新語

彈八座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萬機之會斯乃皇朝
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傳咸吞辛軒廣詩序

賀雅賀琛字國寶為尚書左丞並參禮儀事琛前後居
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當移晷刻故
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
呼之宋書

清正無私劉覽字孝智為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

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賦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大醫行路覽噬家人土

競銀窟郎茂字愈之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耻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魯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察示民軌物若不糾■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書左轄元壽字長壽為尚書左丞開府蕭摩訶安患且死

奏遣其子向江南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人倫之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烏烏弗勵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懼之母為聚歛之行一言緣發名教頓盡而侍御史韓徵之等親所聞見竟不糾彈治書侍御史劉本行職攝憲臺虧失憲体臣忝居左轄無容寢動上

方管轄劉洎上疏曰尚書禹機寔為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苟非稱職竊位與譏貞觀之初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回避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吏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勲親在位者非其任功勢相傾將救茲弊且宜

精簡得人自然網維畧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書奏未幾拜洎為尚書右丞

肅機隋左右丞掌分尚書諸司糾駁唐因隋制龍朔二年改為左右肅機其年有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為言者所司之理至于勾留右肅機陽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霸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叙時人深賞之通典新嘉錦製儀鳳四年肅仁約除尚書左丞約奏曰陛下為官

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畧無留事朝廷肅然後分置左右肅政臺復以思謙為右肅政大夫通典舊唐先謁陵廟顏真卿為尚書右丞車駕自陝將還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舊唐

百職綱維勅庾承宣尚書右丞制昔我太宗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胃魏徵及杜正倫劉洎輩繼領是職分居左右官脩事理

人到于今稱之故吾前命崔戎持左綱今命承宣操右
轄承宣端諒勤敏周知典故必能為我紐有條之綱柅
妄動之輪坐曹得出入郎官立朝得奏彈御史會政決
要扶樹理本無俾戴魏劉杜專美於真觀中長慶集
名教倚賴常弘景為尚書左丞駁正吏銓所除六十餘
官不當進資於是鄭綱丁公著楊嗣復皆奪俸郎吏肅
然望風脩整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與
御史詳讞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
邪虞卿多朋助自謂必見納及是惶恐去弘景以直道
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億賴為長慶名卿唐書弘
景先為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貞率憚其嚴不敢恩以私

吏部尚書

統均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大宰之職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禮周冢大也宰者官也鄭目錄
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氏宰變冢言大者
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宰列職於王則謂之
太宰宰主也建立也邦理王所居之邦國佐猶助也周
公君攝而作六典之職以佐王理邦國唐武后遂以吏
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為春官兵部為夏官刑部
為秋官工部為冬官以承周六曹官之制通唐虞建官
法天地四時以分職羲和天地之官也四岳四時之官
也夏因虞制其誓召六卿是也殷大宰至司寇乃周之

六官也

六官總治閔子騫為費宰問古之為政子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納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而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事以之禮則國安以之義則國義此御政之術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

散口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乘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

職主陰陽堯命羲和使主陰陽之職羲伯司天即天官也后稷伏事虞夏敬授民時尊稷為天官夏衰稷後不密失官由是廢官殷以其官為冢宰周公在鄆為太宰召公又居之齊職

建邦理太宰於殷為六太於周為六卿亦曰冢宰周武王時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理典

貳王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貳謂副貳也一曰
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萬姓三曰禮典以諧萬
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
以生萬姓也

仲長統
言

求令與尉安定梁鵠善八分書初為吏部尚書太祖求
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避地荊州太祖定荊州求
鵠鵠乞以書贖死乃令書信幡宮門題

世語

易風俗昔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
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
易在不難矣傳咸集表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
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

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
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八府朝
服徒行人擬壺飡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
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
之先賢行狀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
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
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魏志
天下稱平崔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
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摠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群才
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先賢行狀
盡地作餅盧毓為吏部尚書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

天中記 卷三十一
譽有四窓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
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
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
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
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
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
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魏志
心精体密薛綜字敬文為選曹尚書固讓顧譚心精体
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後遂代綜吳志
甄錄得才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

得中甄竒錄異薦達後進題目品藻曲有餘貫衆人以
此服之權擢為選曹尚書選舉號為得才步騭傳
二賢王濬仲裴叔則二人惣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
問二童是誰曰裴王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
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世說

官人致化山濤為太常遭母喪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
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
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
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
以濤為吏部尚書晉書

各事山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略擬數人
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
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
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卑賤天下便化矣
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
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上

舉無失才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
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
從亮亦尋為賄敗

世說

戶調門選王戎為左僕射領吏部戎以晉室方亂慕
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定言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

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

晉書

一字正人蔡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

憚初克未仕時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

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

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

通志

無功遺美樂廣為吏部尚書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每

去職遺愛為人所思論人必先引其長屈其所短不明

而自顯人有些過先盡容弘恕而後善惡自著值世多

難清白自將交無內外任誠保真人莫見其際者是以

能自全當世以此多之

王隱晉書

樂彥輔雍容自守當時恨

其寡譽山巨源意在拔奇不免與世沉浮

張績表

人中市井袁貞為盜軍范玄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
 卿此段還不失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林語
 人倫之職山濤曰臣欲以却詵為溫令詔可尋又咨曰
 訪聞詵喪母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
 請更選之詔曰君為管人倫之職此輩應為清議與不
 便當裁處之啓
 擬崔毛郭撫初為吏部尚書與郎姚範清心虛求搜揚
 俊又內外稱之以廓姚擬崔毛崔鴻春秋
 署紙尾宋廢帝時徵豫章大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至
 因此地傳隆以聞傳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
 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

以委蔡吾徒不能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
 我不能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子也選案
 黃紙錄尚書與吏部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南史
 方嚴能荷蔡興宗廓之小子也為左戶尚書轉掌吏部
 時上方盛淫宴寔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如穢
 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媒尚書僕射顏師伯謂
 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耽戲去人實遠耽之曰
 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
 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上
 事異意同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以王
 惠代馬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

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廊不拜惠即拜事異而意同也南史

令史留宿庾炳之字仲文為吏部尚書為人強急而不耐煩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吏部令史錢泰能琵琶主客令史周伯齊善歌詣炳之宅諮事因留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所司奏免官宋書

六代五人光祿大夫謝莊子朏朏子淪淪子覽覽弟舉六代五人皆為吏部尚書並有文集梁書覽字景滌朏之弟淪之子覽弟舉字言楊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宋代再典選至舉又三為此職前代未有也上

明瞻范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為吏部尚書寄任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擷若神時人莫不服其

明瞻深書

止談風月徐勉字修仁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彛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為避諱常與文集客有虞高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上

獎擢人倫揚惜字遵彥武定來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

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情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情聞不屑焉其聰詎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
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
獨不見識情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
不下以方趨鄭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
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上深為
琛士深自言惜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王自尚公主後衣
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為耻謂曰我此衣服都
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齊北東魏以楊愔典選嘗六
十人為一甲愔令其自叙訖不省文簿使次第呼之呼
誤以慕容為長孫一人而已三國
典畧

銓衡折衷辛術字懷哲遷吏部尚書遷鄴以後大選之
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
獎者踈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
士夫於浮華惟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
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
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史北

廉平常世康為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後復拜
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
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
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荅曰大人澡身浴德名
立官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二踈伏奉尊命上

選舉為最牛弘字里仁為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後
文才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竝多稱職吏部侍
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
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貞推心任委隋之選舉
於斯為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上

宰臣知選魏知古先天二年冬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
事深以為稱職手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選官人之委
情寄尤切遂能端本革弊忘私徇公正色而行措心不
撓鏡已激則妍媸必鑒衡已舉則輕重罔違朕遠聞之
益用嘉歎唐知古姚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
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

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
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
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為隱
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
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
知古罷為工部尚書唐書

資格唐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王者將親其人覈之吏
事始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此判之
始焉後日月淹久選人滋多案牘淺近不足為准乃採
經籍古義以為問目其後官負不充選人益衆乃徵僻
書隱義以試之唯惧選人之能知也道麗者號為高等

拙弱者號為藍羅至今以為故事開元中裴光庭為吏部始循資格以一賢愚遵平轍者喜其循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唐新語選人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通鑑
朱筆點頭開元十八年蘇晉為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過官應批退者但對眾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傍選院門下點頭者更注擬光庭以為侮已不悅唐會初裴光庭與蕭嵩爭權不協及為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畢其流外行者署亦令門下省之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為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為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

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為克平人以為希崇尚意旨上聞而特下詔

賜謚曰忠獻

唐舊

頻伸裴均加吏部尚書初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竇父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卧内自謂待已至厚徐觀後榻有頻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遂相之諫官李約上疏斥均為文場養子不可汗台輔乃止唐書
負天下神龍初韋巨源為吏部尚書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再思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

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
不屈貴門張纘字伯緒大同二年徵為吏部尚書後門
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為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

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南史

立碑天寶十年楊國忠兼吏部尚書故事吏部三銓三

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終其事國忠使胥吏於私第暗定

官員集百寮於尚書省對注唱一日令畢以誇神速資

格差謬無復倫序唐舊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帷女兄弟

觀之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胡者湖州文學簾中

大笑聲徹于外會要其所昵京兆尹鮮于仲通中書舍

人竇華侍御史鄭鼎諷選人唐舊鄭愆等二十余人率錢

于勤政樓設齋兼為國忠立碑于尚書省南以頌國忠
銓綜之能唐舊詔仲通為頌帝為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
處唐書所注吏部三銓選人事務鞅掌不能躬親皆委典
及令史孔目官為之國忠但押一字猶不可遍會要

侍郎

貳尚書隋煬帝即位於尚書六曹各益侍郎一人以貳

尚書之職隋書今之侍郎其置自此始也通典

司列少常晉宋以來吏部尚書資位尤重龍朔二年改

吏部尚書為司列太常伯侍郎為司列少常伯天寶十

一年改為文部通典

甄別陸彥師為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

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

隋書

知人之鑒高構字孝基煬帝初為吏部侍郎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肉懷方雅特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其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笑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上

隨到注擬唐武德初因隨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即停至貞觀二年劉林甫為吏部侍郎以選限促多不空

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為便

會時

天下初

定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盡來赴集將

萬餘人林甫隨才銓擢咸得其宜時人以林甫典選比

隨之高孝基

選舉

辯詰貞觀元年溫彥博為吏部郎中知選意在沙汰多所攬抑而退者不伏鬻訟盈庭彥博惟騁辯與之相詰終日喧擾頗為識者所嗤

上

給欺貞觀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銓

問何方穩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云親老先

住江南即唱之隴右論者莫測其意有一信都人希河

朔因給云願得江淮即注與河北一尉由是太被選人

給言欺之

賜鏡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綜時稱允愜至十八年於東都獨知選事上賜金鏡一面以表清鑒上

越局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文部侍郎盧承慶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五品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通典

虜狼共羊龍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楊思玄恃外戚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為選者夏侯虜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時中書令許敬宗曰必知楊吏部

之敗或問之對曰一虜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會要延譽咸亨二年有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以文章

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咸為延譽引以示裴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上

強記李敬玄總章二年檢校司列少常伯典選累年銓綜有序自永徽以後選人轉多當其任者罕聞稱職及敬玄掌選天下稱其能預選者歲有萬餘人每於街衢

見之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訴者即口陳其書判失錯及身負殿累畧無差殊時咸服其強記莫之敢欺唐

無私證聖元年劉竒為吏部侍郎注張文長司馬鏗為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之竒正色曰舉賢本自

無私二君何為見謝上

鄧渴弘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銓綜人畢放長榜遂出得留人名於是衢路喧嘩大為冬集人援引指撻貶為太子中允遂以中書舍人鄧玄挺替焉又無藻鑒之日又患消渴選人因號鄧渴上

丁王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為丁王改為士擬授官後即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識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內以為神明上
平配天后以許子儒為天官侍郎儒不以藻鏡為意其

補官悉委令史勾直時謂勾直曰平配後崔玄暉為之

介然自守絕於請謁為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選司

令史乃設齊自慶武太后聞之復拜為天官侍郎唐書

裴馬盧李景雲元年盧從愿為侍郎精心條理大稱平

允其有冒名偽選虛增功狀之類皆能擿發其事典選

六年頗有聲稱時人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裴即行儉

馬謂戴李謂朝隱會要

布棘防史姜晦為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

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為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

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署者晦輒知之召問莫

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為不可竟銓綜

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唐新語

振理風俗馬載為吏部侍郎時考功員外劉思立子憲為河內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載深咨嗟以為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冬集朝廷咸曰真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也其人北出選門為衆目所視衆口所謂趨趨失步上

闕待淹滯常陟為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名接脚竊授闕員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偽集者冒進陟剛毅嫉惡風采嚴正見選人疑其有瑕按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皆賸得數百員闕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唐書

推其強直常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

判之曰青壇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亾卧時人推

其強直政能唐新語

無蹊徑李又字尚貞為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

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制敕不便

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李又不可

過耳唐書

崔王丘為吏部侍郎典選累年甚稱平允擢用山陰

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

稱一時之秀唐書崔沔分掌吏部十銓事以清直歷秘書

監上時為語曰丘山岌岌連天峻沔水澄澄徹底清分紀

四代選部房穎叔拜天官侍郎自其高祖景伯至穎叔
四代咸居選部時論榮之

士多附李季卿拜吏部侍郎俄而兼御史大夫奉使河
南江淮宣撫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在銓衡數
年季卿有宇量性識博達與善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
以進賢為務士以此多附之

江南典選興元初劉滋為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
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翔貴選人不能赴價調乃
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

貳職太和四年吏部奏吏部為文昌首曹侍郎為尚書
貳職銓庭所宜順序廳事故有等衰會要

郎中

郎位太微五星五帝坐後聚十五星曰哀烏郎位漢書一

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史記郎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坐東北

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議郎此三署郎中是今

之尚書郎占欲其大小均耀光潤有之吉也正義一曰依

烏郎府也晉書

下大夫周官太宰屬官有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秦有

郎中以其為郎侍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尚書郎初從

三署郎次補之初入尚書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故郎

中之名猶因三署舊號也六典

稱號不同漢魏以來尚書屬或有侍郎或有郎中或曰

六中言

尚書郎或曰某曹郎或則兩置或為互名雖稱號不同其職一也皆今郎中之任典通

握蘭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女以丹朱

漆地故謂之丹墀尚書郎握蘭含鷄舌香以其奏事荅

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奏事則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

郎稱已聞乃出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九

六典隃麋今沂陽縣出墨

不聽所私趙戩字叔茂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

愛恤於人不論踈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

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

為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

戩而謝之典

明雅山濤為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蒞事明雅邁時

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絲百斤穀二百斛晉書

正人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偽又難吏部郎以碎

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能正人議郎杜默

德履亦佳大子庶子崔諒中郎陳淮皆有意正人其次

不審有可用者不山濤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

理人倫者典通

真素寡欲阮咸為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山濤薦阮

咸曰真素寡欲深清濁萬物不能移也昔在官人之職

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山濤

天中記

卷三十一

二十六

佳吏部徐寧字安期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輿縣令
時廷尉桓彞稱有人倫鑒識護軍庾亮每屬之訪一佳
吏部郎彞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
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彞訪之云輿縣廨也
令姓徐名寧彞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
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
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矣亮問所在彞曰人所應
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即
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本傳晉傳世說本事
襄惟王蘊字叔仁為吏部郎欲使時無屈滯曾下鼓急
出日送乃至家去臺數里高褰車帷先後與語不得進

也一官缺求者十輩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連
狀白之曰某人地某人有人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不
得者其心無怨別傳本傳

夷曠似王吏部郎中溫叡字元甫世論以其為人夷曠
似王永嘉末嘉名

名士阮放與從弟孚齊名為吏部郎銓官之任甚有稱
譽性清約不理產業為郎不免飢乏王導庾亮以其名
士供給衣食放由是得仕晉中興書
送吏部郎何尚之字彥德以操立見稱為陳郡謝混所
知與之游處為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治渚及
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湘送可有幾客荅曰

始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
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
伯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南史

與書辭舉王微字景玄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
微與湛書曰君平生云揚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
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何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
道僕妾皆笑之宋書

任已獨行陸慧曉字叔明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
史同郡張稱之曰江東裴樂也齊高帝輔政除為尚
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
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遷吏部郎

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數人而止
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郎令史
歷政來諮執選事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
儁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忝懷慧曉謂景儁曰六
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
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

止南史

江漢崇望庾果之字景行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劭見而
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遷吏部郎叅

大選上

庭植嘉樹梁顧憲之字士思為吏部郎初其祖凱之嘗

為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為此官然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通典

才望兼允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群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

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孝明親政仍兼吏部郎亮自叅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

為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史也欣得宋繇字體業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

卷益米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後魏書

鬻官定價皇甫瑒光兄椿齡子也位吏部郎性貪婪多

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婿為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北史

齊裴叔業之歸魏也衣冠之士預叔業勲者安定皇甫光者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關慶胤河東柳僧

習等魏書此見本傳北史同杜氏通典乃以為常璩蓋見傳中有伯昕名而誤耳御覽因之以為常璩職官

分紀亦以為瑒俱誤

銓衡庶品銓衡庶品歷選賓僚阮咸直素屢薦未登陸亮忠心裁居敗職自非李重清識李毅恬正何以區分

管庫式鑿胥吏陸杜拜吏部郎表設長名榜吏部郎中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列銓注期限



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為故事長名榜自此始也

選舉志

先捧紫泥柳公綽字起之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為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為吏部郎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分紀登第集部李建為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僕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於吏部使尉緊縣既罷復集稍尉望縣既罷乃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為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翔以守常限無紛競以來奔捷下曹得其循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議

者多之

國史補

掄選有序吳王潛吳國建遷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譖謀靡散甲簿湮沒真偽相蒙潛雍容欵接坐客常滿隨才而接人人自以為得徐知誥相吳掄選有序潛之力也或亡失官謀才無可用者多稟給

之

九國志

兼

風稜劉鼎清泰中為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鼎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

五代史

員外郎

省眼吏部郎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舊說吏部為省眼

分紀

天中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吏事第一 裴遵度遷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
內無事九流輻湊會府每歲吏部選人盈萬遵度敏識
強記精覈文贍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
判析有條李栖筠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栖筠判析有
條奸吏氣奪號為神明唐書
南宮眉目 常陟字商衡為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宮為
眉目在選士為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
而剖劉禹錫撰神道碑
銓叙稱美 崔郾姿質秀偉神清重雅人望而愛之為吏
部員外郎奸吏不敢孤寒無拔者不至留滯銓叙之美
為時所稱唐書

材幹無累 岑羲長安中為廣武令有能名則天嘗令
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鳳閣侍郎常嗣立薦羲且奏曰
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為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
遂拜天官員外郎後遷吏部侍郎時吏部侍郎崔湜太
常少卿鄭愔大理少卿李允恭分掌選事皆以贓化聞
羲最守正時議美之唐書
尚氣賈言 忠魯之父也累轉吏部員外郎李敬玄兼尚
書言忠尚氣及主選不能下貶邵州司馬失武懿宗意
下獄幾死唐書
滌除宿弊 劉崇望字希從轉吏部員外郎崔安潛為吏
部尚書崇望判南曹滌除宿弊復清選部唐書

喻遣李迥秀任考功員外郎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
筆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曰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鬚眉
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何量必須進士再三喻而遣之
聞者莫不大嘍唐書
典舉得士席豫開元中累官主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
大稱得士為時所稱入為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卿已
前為考功職事平允故有此授預典選六年復有令譽
願無權周焯輔政以常澳為考功員外郎焯初作相私
謂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荷公重知願公無權
足矣焯愕然不喻其指澳曰爵當刑罰非公共欲行者
願不以喜怒憎愛行之但令百司群官各舉其職則公

欽祚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耶焯深然之
不避權幸李渤穆宗即位召為考功員外郎校定京官
考不避權幸皆行陞黜奏曰三品官考先具如前其四
品以下官績具聞奏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
自宜上疏論列而越職釣奇非盡事君之道也上

戶部尚書

地官戶部尚書周之地官卿也周禮曰地官司徒帥其
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應劭云徒眾也司徒主
人眾也張鷟云虞書五教實委司徒之班周禮六卿爰

開地官之位

祝鳩郊子曰祝鳩氏司徒也

昭十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則責司徒

尚書太傳

素王司徒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司徒

論語摘

銅臭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貫以買司徒列子

均字孔平亦有時名烈問曰吾作公天下人謂何如對

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為公今登其位海內嫌其

銅臭烈舉杖擊之均走烈曰子授父搥而走可謂孝乎

均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而走不陷父於不義烈

曰爾以吾為瞽瞍耶

司馬彪九

陛下讀奏吳孫休初即位戶部尚書階下讀奏

通

備物濟時當陽侯杜元凱為度支尚書內以利民外以

救邊備物置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

晉書

度支要摠咸寧五年詔一拜不收使公私俱貴不惟天

時乃人事有不盡故也要摠者正在度支尚書也其以

散騎常侍中書令張華為度支尚書

晉起居注

量計運漕初帝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以為不可唯

華贊成其策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

決定廟筭及吳滅詔褒其勲進封為廣武縣侯

晉書

坐無氈席吳隱之為度支尚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氈

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改每月所得祿才留身糧餘悉

分賑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

身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祿

上

示有朝章到溉字茂灌為左民尚書溉長八尺眉目如

天中記 卷三十一
點白哲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答所莅以清白自脩
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
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
朝章而已南史到洽為御史中丞兄溉為左民尚書舊制
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評決
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
也上到溉到洽梁書自有傳南史見到彦之傳分總錯
書作劉溉而事文合璧俱因之豈以到姓稍異遂承
其誤耶殊誤觀者

白衣何倫為左民尚書後辭官隱於若耶山雲門寺勅
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梁書

拜官令早蔡景歷字茂世入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
午後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宣帝
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南史

義倉長孫平字處均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
水旱百姓不給奏令開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
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自是州里豐衍民

多賴焉隋書

民部開皇三年改度支為民部國家修隋志謂之戶部
蓋以廟諱故也唐永徽初復改民部為戶部廟諱故也
顯慶元年改戶部為度支龍朔二年改度支尚書為司
元太常伯初戶部居禮部之後武太后改置天地四時

天中記 卷五十一
之官以戶部為地官由是遂禮部前通典

通典云國家杜祐為唐言也通考因之不改何耶

正身奉法鄭善果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正身奉法

甚有善績制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及侍立並令升殿

與從兄元壽在其數時以為榮紀分

內相王珣佐明皇平內難為戶部尚書帝於珣眷委特

異豫大政事號內宰相本傳

凶官畢構遷戶部尚書開元四年遇疾上手疏方以賜

之時議戶部尚書為凶官遽改授太子詹事莫有瘡瘳

尋卒紀分

版使常燠辭判戶部歸謂甥姪曰已讓版使矣佳話

侍郎

司元少常周官小司徒中大夫之任也隋煬帝始置民

部唐因之後改為戶部龍朔二年改為司元少常

戶口盧承慶思道孫也美風儀有才幹太宗奇

其明辨累拜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戶口多少之數

承慶叙夏殷以後迄于周隋皆有依據太宗嗟賞久之

唐

精擇開元十三年戶部侍郎楊瑒白知慎坐支度失所

皆出為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擇堪為戶部者

多有薦元絃者將授以戶部尚書時執政以其資淺未

天中記

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戶部侍郎元紘因條奏人間利害
及時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悅因賜衣綃上

議戶版楊瑒為戶部侍郎帝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
版延英殿瑒言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
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吟默唯唯獨瑒抗議故
出為華州刺史唐書

無進獻李絳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
戶部北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對曰將戶部錢獻入內
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唐書

不受賂平僧孺拜戶部侍郎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
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

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為廝
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
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
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
帝首可僧孺之名上

自稱老奴張平叔長慶中為戶部侍郎狡險大言因王
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便私嬖倖多狎之既有
寵於上進退便僻雜以優諧或自稱老奴復無大臣之
体嘗奏事畢降階復升又有論奏佻盪輕脫上每為笑
容之在班列間玩狎郎吏譁肆無忌奕權監法請宰相
為之使因以自求樞機之任每有內制出輒疑授已整

衣冠以俟後人多笑之上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折
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况師旅未息調
食方急倚成取濟非爾而誰非智能則事不可成非諒
直則吾難近噫職局之外得不思稱官望而厭我心乎
白氏
長慶
年未四十潘孟陽父炎禮部侍郎母劉晏女也公卿多
父友及外祖賓從故得薦用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數稱
孟陽之才因擢戶部侍郎憲宗初命孟陽巡江淮且察
東南鎮之政理時孟陽以氣豪權重領行從三四百人
所歷鎮府但務遊賞與婦女為夜飲至搃鐵轉運院廣
納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大失人望罷為大理卿後復

拜戶侍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
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
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時指
怒者不一俄以風緩不能行憲宗每事求理常發江淮
宣慰使左司郎中鄭敬奉使辭上誠之曰朕宮中用度
一匹已上皆有簿籍唯賑卹貧民無所計筭卿經明行
修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奉使所至但務
酣飲遊山寺而已舊唐初孟陽為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
曰以爾之才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唐書
俛首父題廬汝弼簡求子也從昭宗遷後至太原李克
用累奏戶部侍郎太原使府有龍泉亭簡求節制時手

書詩一章在亭之西壁汝弼復為亞帥每亭中讌集未嘗居賓位西向俛首而已唐舊

郎中

下大夫涖官司徒屬官有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六魏典

有農部郎中通魏為左民右民後又為民部民曹皆戶

部也上吳張溫為戶曹郎類

詞理愜當高構字孝基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

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

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

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

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

及也賜米百石由是名知書清

一妙韋維少嘗業儒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

戶部郎中善於剖判時負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

為戶部有二妙唐書初維為郎蔣柳于廷及虛心兄弟居

郎省對之輒歛容自叔前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

家上湊字彥宗祖叔諧貞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

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上

論事風彩武儒衡累遷戶部郎中時皇甫鎛以宰相領

度支剥下以媚上無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論列鎛密

訴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卿將報怨耶鎛不復復言

儒衡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群邪尤惡之唐舊

土山頭晉宋以還尚書省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唐朝事
彌重其選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選謂之士山頭景龍中
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陟為
員外乃戲詠之曰員外從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
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隋時設金爐任意薰
唯慙員外置不應列星文唐新語
賈本對唱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數千言
手不執本太宗恠之令黃門侍郎杜正倫賈本仁師口
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大奇之唐書
無愧幽明盧昌衡字子均為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
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幽

明矣隋書

受命無言畢誠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
第鄙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悅惟誠受命恬然恭遜口無
異言執政多之唐書

員外郎

俊拔呂太乙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
戶部令牘字悉堅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
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堅籬插棘省中賞
其俊拔唐新語
聞其理行裴向字僚仁為京兆府戶曹轉櫟陽渭南縣
令奏課皆第一朝廷亟聞其理行擢為戶部員外郎唐書

正色挺然長慶中孟簡遷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驟為戶部侍郎簡為其屬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心忌而不敢退黜言於宰相韋執誼換刑部員外郎唐書上

貪猥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錄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為蔽之不欲人彈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舉不失職則獎之自然易得其人何必容隱唐書

獻糗餌張濬為支員外郎黃巢將逼關輔濬託疾請

告侍其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須衛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網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問之曰卿為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為塵吏安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

禮部尚書

春官禮部尚書周之春官也唐虞之時秩宗典三禮周禮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通典主賓契為司徒百姓和親變主賓客遠人必至典昔舜命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至周并為宗伯之任今禮部尚書蓋其任也南豐擬制

綰攝二曹宋弁字義和文帝征馬圈留弁以官官兼祠

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縮攝二曹弁頓首辭謝弁助勞王事恩遇亞於

李冲

北史

禮

司禮太常伯東晉宋齊梁陳皆有祠部尚書隋置禮部尚書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太常伯光宅元年改禮部為春官通典

谷謹言陳叔達字子聰太宗時拜禮部尚書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謹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也舊唐

祝蠃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閑時務博碩肥腯

頑滯多疑臺中小吏號之為蠃蠃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食載

穰災祈福韋綬字子章轉禮部尚書穆宗嘗問穰災祈福其可必乎綬對曰昔宋景公以一善言而法星退之三舍此穰災以德也漢文帝除秘祝每於祠祭盡敬而已言無所祈以明福不可以求致也而二君卒能變已變之災享自致之福著於史傳其理甚明如失德以祈災消媚神以祈福至神苟有知當因以致譴非祈穰之道也時人主失德綬因以諷之

祀郊之典典朕三禮大舜委於美夷分勅六卿成王任於彤伯建茲歲首寔曰春官敦叙九族之親欽若五常

之教祀天郊地之典舉其宏綱朝日月月之儀撮其機

要張鷟集

侍郎

小宗伯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禮部侍郎周之

春官小宗伯也六大宗伯亦曰春卿小宗伯亦曰秩宗

白今侍郎隋煬帝置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少常伯

先責舊文常陟為禮部侍郎陟好接後輩尤鑒于文維

詞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

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

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覈斤善無遺美

聲盈路舊唐

以梯登牆賀知章遷禮部侍郎屬惠文太子薨有詔禮

部選挽郎賀知章取舍非允門蔭子弟誼訴盈庭乃以

梯登牆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侍郎上

勢傾當時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開元二十三年考

功員外郎李昂為進士李權所詆朝議以考功位輕不

足以臨多士至二十四年遂以禮部侍郎掌焉開元天

寶之中昇平既久群上務進天下髦彥由其取舍故勢

傾當時實與吏部侍郎等同通典

美聲上聞李涪字端卿乾元初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

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

至者文史之圃亦不能摘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

士文章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床而引音
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請恣尋檢由是數
月之間美聲上聞唐舊
聞所未聞鮑防進禮部侍郎得穆質等時比歲旱策問
陰陽祲疹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
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恹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
未聞不亦善乎卒致質高第帝見策嘉揖唐書為侍郎時
嘗遇知雜侍御史竇參於通衢道騎不時引避僕人為
參所鞭及參秉政處令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
子齒而與昕同日懸車非朽邁之致以餘忿見廢防文
學舊人歷職中外不因罪戾而為俗吏所擯竟以憤終

衆頗憫防而咎參故參之敗不旋踵非不幸也唐舊

甄凶抑華高郢字公楚為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

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絕請謁顯

行藝司貢部唐三歲甄凶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為衰唐

抑浮先實常貫之名純為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

行實于時流競為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

憲宗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唐陛下東宰相者

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上

姦人建中初令狐峘為禮部侍郎宰相楊炎出故宰相

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峘峘謝使者曰得

公手署峘得以識炎不疑著送之峘即日奏言宰相迫

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可柰何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衡州別駕上

薦託不行錢徽字蔚章長慶元年為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鐘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凌子渾之求進畫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榜出渾之漢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選以徽進達宗閔亦

急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子譽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日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尋貶徽為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劔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貶徽宗閔汝士令徽以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既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

唐舊
避是非失職王起字舉之代錢徽為禮部侍郎掌貢二
年得士尤精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
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覆
試之科及起考貢士奏當司所選進士據所考雜文先
送中書令宰臣閱視可否然後下當司放榜從之議者
以為起雖避是非失貢職也

擢孤進高錡開成元年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
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榜出後勅曰進士每歲四十人
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途填委要室其源宜改每年限
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錯選擢雖多頗得實才

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

上

兩都試舉賈至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歲歉舉人
赴省者奏請兩都分試從之兩都試舉人自此始也唐
諂隨德宗貶劉太真為信州刺史太真為禮部侍郎性
怯懦詭隨其掌貢舉宰臣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
嘗叙陳少遊勲勳擬之桓文大招物議因斯貶上
不迎門生後唐同光初裴皞拜禮部侍郎前後三知貢
舉晉高祖時宰相桑維翰亦成名於皞榜下嘗謁皞於
私第皞不迎不送或問之荅曰皞見維翰於中書則庶
察也維翰見皞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之有人亦重於
耿介

五代史

天中記

卷三十一

四十五

郎中

屢箴闕體孔過字世遠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為齊臺尚書儀曹郎屢箴闕體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過貞所謂儀曹不忝闕職也史南

大儀專委劉杳字士深博綜群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大儀專委杳焉上

詳練故事梁武帝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畧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建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

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任昉常謂之孔獨誦上

三世祠部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為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為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為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上時吳郡顧越弱冠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與文發相埒故都下謂之發越焉上

員外郎

撰定儀注常叔夏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
堂別受制與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暉撰定儀注衆咸
推服之唐書

令式執奏許孟容字公範為濠州刺史德宗知其才召
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館諸生孟容舉
令式不許公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遷
本曹郎中上

清廟器李珣字待價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
絳為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經碌碌
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為殿中侍御史宰相常處
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上

名德為首崔澹舉止秀峙累進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
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為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為
大龍甲洵豪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上
瑞錦窠舊說員外郎為瑞錦窠

碎廢印員外郎廳前有大石諸州府納到廢印皆於石
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員外廳所堂令狐楚元和初任
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
冰廳禮部呼為冰廳言其清且冷也因錄

南省舍人舊說吏部為省眼禮部為南省舍人考功度
文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北盤二十四曹
呼左右司為都公省中語曰後行祠志不博中行都門

中行禮部不博前行駕庫國史補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
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唐職林宋神宗與宰執議更官制至
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可除劉摯王鞏聞見錄

兵部尚書

司馬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制軍誥
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師職方司兵之屬即今兵部之
任也通典尚書大司馬亦曰夏卿職林大司馬馬武也大總
武事也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
帝昭辨釋名訓馬為武者取其健行釋名夏官謂之大司馬後周
統六師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書蠻夷滑夏寇賊
奸宄則責之司馬書大傳

睢鳩睢鳩氏司馬也左昭大司馬其在少昊則睢鳩氏之

任顓頊以司馬主火堯命羲叔為司馬夏官也虞夏二
代以司夏官棄居其職周成王以畢公高為司馬楚漢
之際曹無咎周殷始居其職齊王珪職儀

司戎隋有兵部尚書蓋因後周兵部之名兼前代五兵
之職龍朔二年改兵部尚書為司戎太常伯侍郎為少
常伯光宅元年改為夏官通典

乘欵段馬李懷遠中宗時為兵部尚書雖久居榮位而
彌尚簡率園林宅室無所改作常乘欵段馬左僕射豆
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荅曰此馬
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羨唐舊唐

軍容不整郭震字元振為兵部尚書玄宗初即位十一月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以徇劉幽求張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有罪當從原宥乃赦之流於新州尋又思其舊功起為饒州司馬上

方鎮叅辭令狐楚檢校兵部尚書奏諸道新授節度使等執弓弩帶器仗就尚書省兵部叅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事不由舊斯為改常未聞省閣之門忽內弓刀之器鄭注外蒙恩寵內畜兇狂首創姦謀將興亂兆致王璠郭行瑜之輩敢驅將吏直詣闕庭震驚乘輿騷動京國雖既往不咎而其源尚開伏乞速令停罷如須

叅謝即具公服從之

舊唐

嚴整儀衛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為鹵簿吏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城儀衛甚肅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櫺門外忽有赭蓋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婆婆某國大長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來北至青城諭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宮不敢言東坡曰軾當自奏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

談記

侍郎

小司馬兵部侍郎夏官小司馬中大夫之任也六典

有家風矣唐太宗有事遼東以楊弘禮有文武林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唐

託諷楊弘武為司戎少常伯高宗謂云某人何因輒授此職對曰臣妻常氏性剛悍以此人見囑臣若不從恐有後患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隋唐嘉父子同省崔湜為兵部侍郎父挹為禮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副貳有唐已來未之有也唐

勲不限格衛次公字從周為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名在勲中次公召而謂之曰子之祖先勲在王府豈限常格並優秩而遣之唐

同直召見常澳字子斐遷兵部侍郎與同寮蕭實深為宣宗所遇每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肯多從之不以死諫常處厚字德載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臣前為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

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為陛下此時在春宮
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
之誅二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器西事上
綽繼門風盧元輔字子望杞子也為兵部侍郎元輔自
祖至曾以名節著於史冊元輔簡潔貞方綽繼門風歷
踐清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為累人士歸美上
力詆和議兵部侍郎張燾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
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上欲以公為直
院宜早出燾大駭曰愈不敢出矣若使草國書豈能曲
徇意旨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檜不能奪遂止中興錄

郎中

詭對仗數顧琛字弘瑋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
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
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
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
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之南史
固辭不拜江智深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
不為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
拜上

閻對無遺馮子琮字子琮皇建初為尚書駕部郎中攝
事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閻對無有遺失北史
剖析若流姚崇遷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隔河北數州兵

機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超遷夏
宮侍郎唐

所歷有聲盧奕懷慎之子與兄真齊名開元中任京兆
司錄參軍天寶初為鄆縣令兵部郎中所歷有聲皆如
真之所治也上

吏幹有稱李愷驟歷兵部郎中愷有吏幹明於几案甚
有當官之稱上

父代視印蕭愿梁宰相傾之子性淳謹承事父母未嘗
不束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為兵部郎中日
掌告身印覃恩之次頗怠職事父傾為吏部尚書代愿
視印篆其散率如此五代史

職方觀圖韋執誼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為
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為相
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崔州圖也以為不
祥惡之果貶死唐書

員外郎

古今難匹杜正倫太宗聞其名令直秦府文學館魏徵
表薦正倫以為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
曰朕今令舉行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能益
於百姓也朕於宗親及以勳舊無行能者終不任之以
卿忠直朕今舉卿卿宜勉稱所舉唐

廷無稽牒張嘉貞字嘉貞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

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
人書唐

家畜聲伎王翰字子羽并州人長史張嘉貞厚遇之翰
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舉自如張說至禮益加舉超
拔群類擢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目使願令自視王侯
人莫不惡之

農國之本李渤字濟之擢為庫部員外郎會皇甫鎛輔
政務剝下佐用度渤上言渭南源鄉戶四百今纔四十
闔鄉戶三千今纔一千他州縣大抵類此其敝始於攤
逃人之賦願下詔賜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
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

死憲宗覽疏驚異即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內諸驛唐
郎官清選常溫字弘育姚勗知河陰院嘗雪冤獄益鐵
使崔琪奏加酬獎乃令權知職方員外郎制出令勗省
上溫執奏曰國朝已來郎官最為清選不可以賞吏
上令中使宣諭言勗能官且放入省溫堅執不奉詔乃
改勗檢校禮部郎中翌日帝謂楊嗣復曰常溫不放姚
勗入省有故事否嗣復對曰常溫志在銓擇清流然姚
勗士行無玷梁公元崇之孫自殿中判鹽鐵案陛下獎
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為陛下當煩劇者此
衰晉之風也上素重溫亦不奪其操上

刑部尚書

秋官周之秋官卿也唐虞之時士官以正五刑周禮秋
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蓋其任也通典
爽鳩郊子曰爽鳩氏司寇也左國之二柄在德與刑邦
之三典惟清與慎大舜有欽恤之言穆王有哀矜之教
爽鳩之為司寇務在擇人臯陶之作士師期於致理張
賊曹尚書二曹論曰劉道真問薛令長在吳何官答曰
為吏部尚書問曰吳待吏部何如餘曹答曰並通高選
吏部特一時之後劉曰晉魏以來俱爾獨謂漢氏重賊
曹為是吳晉重吏部為非薛君曰八座秩同班等其選
並清宜同一揆若人才或多或少選例難精如不得已
吏部職掌人物難明謂吳晉為得而君何是古而

非今劉難曰今吏部非為能刊虛名舉沉朴者故錄以
成人位處三署聽曹探卿論而用之耳無煩乎聰明賊
曹職典刑獄刑獄難精是以重之答曰今之賊曹不
能聽聲觀色以別真偽縣不能斷讞之尚書也夫在獄
者率小人在朝者率君子小人易檢君子難精俱不得
已吏部宜重賊曹宜輕也華譚集

美其真正羊侃為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
並省未嘗游造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
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常粲作兄何敢無
宜適朱時在席後宦者張僧胤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閣
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真正南史

貞正息祆徐孝克陳禎明元年入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中門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開閉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祆變皆息時人咸以為貞正所致上

司刑隋初有都官尚書開皇三年改為刑部尚書唐龍朔三年改刑部尚書為司刑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武后改刑部為秋官天寶初改為憲部通典覆獄獻欵劉祥道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獻欵累

歎奏決之日為之再不食唐書

庭無留事李適之拜刑部尚書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上

不屈仙客崔隱甫潔介自守以強正稱為刑部尚書帝欲相之也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荅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皆是不得相彼亦各申

志也唐書

朝堂流涕涇師之亂閔播與盧杞等從駕幸奉天既而

盧杞白志貞趙贊等並貶黜播尚知政事中外囂然以
為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尚書大臣韋倫等泣於朝曰宰
相不能■猷翊贊以至今日而尚為尚書天下何由致
理可痛心也聞者敬憚之舊開
刑漸減死卽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鞭姑婦致死
者府新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歐卑非闕且其子在以妻
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唐書

侍郎

小司寇周之秋官小司寇中大夫也六小司寇之職掌
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禮周
大三司使唐有大獄即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

充謂之大三司使唐職

妙擇其人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
將何為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
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事太宗既盛怒
竟斬于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
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
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當時雖不即從至今追
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唐舊
閱案得實奚陟字毀卿遷刑部侍郎裴延齡惡京兆尹
李充有能政專意陷害之誣奏充結陸贄數厚賂遺金
帛充既貶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錢穀至多請

冷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充留惡贊也詔許
之元翰曲附延齡劾治府史府史到者雖無過犯皆笞
決以立威時論喧然陟廼躬自閱視府案且得其實具
獄上充既免元翰既不遂其志因此憤恚而卒上
詳決如神王播字明敷轉刑部侍郎播長於吏術雖案
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
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
決疾速如神當時屬僚歎服不服上
哀彙敕令劉瑒遷刑部侍郎乃哀彙敕令可用者由武
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耕之叅訂重輕
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唐書

郎中

須有素行李林甫開元中遷大子中允時源乾曜為侍
中乾曜之男縈曰其父曰李林甫求為司門郎中乾曜
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哥奴林
甫小字也

滯郎位蔣沆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元載持政守道士
類不遷沆以故滯郎位不得調袁代相問士議恨沆屈
故擢御史中丞唐書

元制馮宿字拱之為都官員外郎淮德平除比部郎
中制詞曰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礙恕縱則生姦淮
是四者持刑之難唐書

忝官正秩鄭谷為都官郎中作詩自賀且為序云故許昌薛尚書能嘗為都官郎中後數歲故建州李員外頻自憲府內彈拜都官員外郎皆一時騷雅宗師都官之曹振盛於此余早年請益實受深知今忝此官復是正秩分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高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識後遂果然斯可嘆也

員外郎

小三司使唐有大獄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夫大理寺官為之以決疑謂之小三司使林

放情事外武元衡為華原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務功者多撓吏民元衡苦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醜詠者人之德宗知其才召授比部員外郎

至閣草冊劉迺大曆十二年召拜司門員外郎十四年崔祐甫秉政素與迺友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冊禮久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冊文未稱旨召迺至閣草之立就詞義典裁祐甫歎賞久之遂擢為給事中請獨按鞫德宗時廬南史坐事貶信州司馬至郡准例得聽吏一人每月請紙筆錢一千文刺史姚驥初奏以

為贓又劾南史買鈔燒黃丹德宗遺御史鄭楚相刑部
員外郎裴漣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同往按鞫裴漣
獨奏曰臣按姚驥奏狀事非巨蠹上曰燒鈔何如漣曰
燒鈔為冊格令不禁今忽錄此小事令三司使往恐遠
方聞之各懷憂懼臣堪任此行即請獨往德宗忻然曰
卿言是矣

諫厚山陵令狐峘大曆中改刑部員外郎德宗即位將
厚奉元陵垣上疏諫畧曰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論王者
山陵之誠良史稱歎萬古芬芳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
方迷謬卿聞見該通識度弘遠深知不可形於至言非
惟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後不子之名皆卿之

力也敢不聞義而徙牧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古
之遺直何以加焉

夢得杜牧嘗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
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背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工部尚書

冬官工部尚書周之冬官卿也晏類要尚書大司空亦曰

冬卿帖

奕鳩奕鳩氏司空也左危東六星兩兩而北曰司空主

水金守之天下憂水春秋元命苞

下理上和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漢官解話溝瀆壅

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尚書大傳

主土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空空尚主之况於實乎白虎通冬官司空掌邦事營城廓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塋宅

器械監百工環濟要畧決九州禹為司空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州使各以其職來貢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典畧位當玄武之官職在

司空之任虞舜之代伯禹統其班周成之朝毛公處其地張鷟集宋以武公之諱改司空為司成楚改司空為莫

敖秦置御史大夫省司空齊職儀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為司空尚書刑德放

別五土孔子中仕為中都宰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家語

赤伏符王梁初為野王令世祖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

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高文君自撰陽徙於野王

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

空華喬後漢書

司平晋宋以來有起部尚書陳沈衆為起部尚書后周

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隋有工部尚書因

後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職龍朔二年改工部尚

書司平太常伯侍郎為司平少常伯武后改為冬官通典

名稱職長孫平字處均為工部尚書名為稱職時有人

告都督郟紹非毀朝廷為憤之者上怒將斬之平諫曰

川澤納污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

至願願陛下以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誇曰不癡不
 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唐書
 兄弟代為閹立本顯慶中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
 相代為八座時人榮之總章元年以司平太常伯拜右
 相二唐時立本為右相姜恪為左相立本無他才識時以
 善畫稱之恪嘗累為將軍立功塞外是歲京師飢旱弘
 文崇賢司成三館學生並放歸本貫當時為之語曰左
 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
 明經典通右相馳價丹青云明經以末使進身者可為烟戒
 新時人以千文為語曰左相云丹青舊于時左相云
 丹青之朝唐事與工書無干立本事三書不同附之

侍郎

有宰相望李栖筠字員一為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
 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
 栖筠請皆撤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鬼然有宰相
 望元載忌之唐書
 出使不辱胡証字啓中太和中以校檢工部尚書為回
 鶻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覲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
 納貨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省費以絕鬻官之濫次漠
 南虜人欲屈脅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便道疾
 驅者証固不從以唐官儀自將訖不人命還拜工部侍
 郎証旅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為武士所

容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酌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
摘枝葉櫟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為酒令飲不酌
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
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
人稱其俠上

判請戟柳或字幼文為屯田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
列戟左僕射高頴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
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墜卑之
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
頴聞而歎伏隋書通典云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
故置侍郎郎中之間

郎中

能賦詩裴讓之字士禮吳見田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
裴讓之與楊愔友北相遇則清談竟曰愔每云此人風
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

宣撫之才沈扶為屯田郎中充山南道宣撫使至鄧州
奏內鄉縣行布黃澗兩場倉督鄧琬等先主掌湖南江
西運到糴米至浙川縣於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
九百四十九石裒爛成灰塵度支牒徵元掌所由自貞
元二年鄧琬父子兄弟至元孫相成二十八年前後禁
死九人今琬孫及元孫見在枷禁勅曰如聞監鐵度支

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產全賣納禁繫三代
庾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踈放天下州府監院如
此類不得禁經三年已上速便踈理以聞議嘉扶有宣
撫之才唐書

員外郎 六典六部主事隋煬初
置唐以後無事可見

改令張文瓘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為戶部侍郎舊
制兄弟不許並居臺閣遂出為雲陽令唐書

不數省中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閑簡無事時諺
曰司門水部入省不數人角觥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
及虞部令史相見忽然俱到悶絕良久云冷熱相激南

諸郎

天官陳蕃上書云昔明帝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千黃金
左右問之帝曰郎天官也以當叙德何可妄與人耶今
陛下以郎比一把菜臣以為反側也汝南先賢傳
用第二人王坦之郎中少年時江彪為僕射領選擬之
尚書郎人有詔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
人何以擬我聞之而止世說

兄弟同省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為郎然官格令不
載亦無正勅正觀二年常叔謹除刑部員外郎三年常
季武除庫部郎郎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近任尚書省
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避稍屈資也其後同省
者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即須相回避也通典

前行後行尚書郎自兩漢已後妙選其人唐武德貞觀已來尤重其職吏兵部為前行最為要劇自後行改入皆為美選考功員外專掌試貢舉人員外郎之最望者司門都門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後行開簡無事先天中王上客為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妙當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踏蹬却落省檣東膳部在省中最東北隅故有此句兩京新記省官趙華早擅高名在官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伴至而入仕三十年方露省官身在郎署

天中記三十一卷終

天中記三十二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貞甫校

御史臺

上卿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漢百官表應劭曰侍

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云初學記位次上卿御覽同

寺御史大夫寺在司馬門內門無塾其門署用梓板不

獲色題曰御史大夫寺漢舊儀

副丞相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及叅知

機務之類所以漢書曰薛貢韋匡送為宰相薛宣韋賢

匡衡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為御史大夫通典

天中記

三十二卷

蘭臺御史大夫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

中司御史臺率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出為二千石

秘書為鄰初漢御史中丞掌蘭臺秘書圖籍故歷代置

都邑建臺省以秘書與御史為鄰

六典注

弄印漢高祖以御之大夫周昌為趙王相曰吾極知其左遷吾私憂趙

行高祖持御史

熟視趙堯曰毋

以母可者於是徙昌為趙王相既下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元遂拜堯御史大夫始堯為昌符

璽御史人謂昌曰君之史趙堯奇才必代君為相昌曰

堯刀筆小吏何至是乎後果然

史記

長者張歐字叔武帝時代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

未嘗言按人劾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

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

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漢書

上知人武帝將封禪拜倪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

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

缺徵褚大夫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

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

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

天中記

卷二

二

諫於上官屬易之^上

舞文張湯為御史大夫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上

居父府杜周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子延年字幼公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上

白去副封魏相字弱翁宣帝即位遷御史大夫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上不瀆丞相司直鯨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知御史有

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不奉法自脩踞慢不遜攘^讓請逮捕係治上于是策免望之黃霸代為御史大夫^上

數言得失貢禹字少翁元帝時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今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寄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諱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

氣使是為賢耳故謫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
利者為壯士是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
上嘉其質直之意上

九卿之右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
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
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畧可使
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廼下其事問公卿匡衡對
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
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
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
舉疑有姦心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上

統理天下薛宣字贛君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
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丞摠部刺史數言
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白黑分
明由是知名累遷少府月餘御史大夫千丞卒谷永上
疏曰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
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闕竊
見少府宣才茂行縈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
下不吐剛茹柔考績功課簡在兩府文足以謀王體
斷國論臣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唯下留神考察上然
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

相府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成帝時何武為

九卿建言依古置三公改御史大夫為司空是時御史
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及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
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
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未博為大司空奏言高皇置御
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
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中一千石未更御史
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
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為百寮率哀帝從之迺更拜
博為御史大夫上師古曰史言井竭烏去著御史大夫
之職當休廢也

後謂御史臺為栢臺烏臺者皆此事也事文類聚烏

府下引此又云成帝時御史臺有烏集故謂之烏臺

誤合壁復因之亦誤

門北關北齊楊楞伽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南
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斯事久矣今東都臺門所以不
北向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龍朔中
改司經局為桂坊置司直為東宮之憲府亦開北門以
象御史臺其例明矣或云隋初移長安城造御史臺時
以兵部尚書李員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
開北門此說則非也通典
無為地常擬拜御史大夫太宗嘗謂擬曰卿之任御史
大夫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為卿地者卿勉之哉擬陳

謝曰臣驚下不足以辱陛下高位且臣非勲非舊而超處藩邸故奪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不許唐見坐不起常挺為御史大夫見侍御史坐不起時馬周為監察常恃性使氣畧於知人馬以才幹特達至於奏事常猶作常人相處及常為太常卿馬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嘗欲復用常在門下馬密陳其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十九年征遼擇運糧人馬云常挺中麓使上然之竟以此敗唐分紀二唐稍異

憲臺後周曰司憲隋及大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典通

被辱安受劉仁軌為給事中與中書舍李義府不協出為青州刺史時有事遼海義府逼仁軌運糧果漂沒勅御史袁異式按之異式希義府意遇仁軌不以禮或對之猥洩曰公與當朝讎者為誰何不引決仁軌曰劉仁軌豈夫却死耶坐此除名大將軍劉仁願尅百濟奏以為帶方州刺史仁願凱旋高宗謂之曰卿將家子處置補置皆稱朕意何也仁願拜謝曰非臣能為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遽發詔徵之至則拜大司憲御史大夫也初仁軌被徵次于萊州驛舍於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人曰西廳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誰答曰帶方州刺史命移仁軌於東廳既拜大夫此御史及異式俱在臺

內不自安仁執慰之曰公何瘦也無以昔事不安耶知君為勢家所逼仁執豈不如韓安國但恨公對仁執卧而洩耳又謂諸御史曰諸公出使當舉寃滯發明耳目興行禮儀無為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御史曰只如其御史夜到驛驛中東廳西廳復有何異乎若移乃公就東廳豈忠恕之道也願諸公不為也唐新仁執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為御史袁異式所劾漫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執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為司元大夫唐新

受其拜常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

之答曰鷓鴣鷹鷄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也則天光宅元年分置左右肅政臺復以思謙為右肅政大夫大夫舊與御史抗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為辭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老等柰何以姑息為事耶唐舊

朝彈暮黜薛登本名謙光景雲中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反為太平公唐所構出為岐州刺史

臺無長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

御史彈事不咨大夫禮乎衆不敢對監察御史蕭至忠
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有事主得自
彈事不相閔白若先曰大夫而許則彈大夫不知白誰
也承嘉默然會要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權豈有
奏事先咨大夫臺無此例新語
競為官政崔隱甫開元十四年代程行謚為御史大夫
在職強政無所迴避自貞觀年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別
置臺獄有所鞫訊便輒繫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已下
各自禁人牢扉常滿隱甫引故事奏以為不便遂掘去
之又憲司故事大夫已下至監察御史競為官政畧無
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者

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殆半群寮側目帝嘗謂曰卿
為御史大夫海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也唐舊

抗禮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常思謙
除左肅政大夫遂坐受拜其後大夫又與之抗禮至開
元十八年有勅申明隔品致敬其禮由之不改至二十
四年六月李適之為大夫又坐受拜其後與之抗禮至
今不改通典

副相尹思貞睿宗初為將作大匠時左僕射竇懷貞與
造金仙玉真兩觀調發夫匠思貞常節減之懷貞怒頻
詰責思貞思貞曰公職居端揆任重弼諧不能翼贊聖
明光宣大化而乃盛興土木害及黎元豈不愧也又受

天中言
卷之八
八
小人之譖輕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請從此辭拂
衣而去闔門累日上聞而特令視事其年懷貞伏誅乃
下制曰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匪邦直執司天憲將作
大匠尹思貞剛不護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莊色難犯
徵先生之體要敷衽必陳折佞臣之怙權拂衣而謝故
以事聞海內名動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必能條理
前弊發揮舊章宜承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志可御史
大夫舊唐

兄弟並拜肅宗幸靈武李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郡太
守兼御史大夫既收京師拜禮部尚書守京兆尹復兼
御史大夫時峴兄峘為戶部尚書兼成都尹乾元初玄

宗還京峘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自國
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時長安士庶皆賦美
之上

先細務李朝隱代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
望每大夫闕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
務由是名少衰唐書

方挺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顯大臣
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即召李栖
筠與河南尹張延賞擇可為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
會李少良陸珽等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
疾不敢鞠少良珽覆得罪死帝殊失望出延賞為淮南

節度使引拜栖筠為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
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眙
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愆以優補長
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愆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為
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真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
瓌貨數十萬餉載而濟方為京兆邕吏部侍郎三人者
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上

不往曲江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顛雜侍栖筠以
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為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
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上

推為盛門李叔明字晉族兄仲通字向叔明與仲通俱

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並節制劔南又與子昇俱兼
大夫蜀人推為盛門上

繩治如平日顏真卿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
而真卿繩治如平日侍郎崔漪諫議李何忌皆被劾斥
降廣平王摠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
桂柘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
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故戒故不敢失崇明老而
蹙卿姑容之百官肅然上

脂肅在列李元素徵拜御史大夫自貞元中位缺久難
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脩
舉但規求作相久之寢不得志見客必曰無以其官散

相踈也見屬官必先拜脂膏在列大失人情唐

論元載姦崔渙博綜經術長論議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盤結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載姦代宗曰載雖非重慎然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對曰和之為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焉得和今干戈甫定品物思又載為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怙權樹黨毀法為通鬻恩為恕附下苟容乃幽國卑主術臣所未喻帝默然渙玄暉孫也子縱德宗時為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訴付成僚屬而已新

辱臺李景讓大中中進御史大夫甫視事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植威肅當朝為大夫三月蔣伸輔

政景讓名素出伸右而宣宗擇相盡書群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出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景讓愧艱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諫抑外戚李景讓轉御史大夫正色立朝言無避忌時宣宗皇舅鄭光卒詔贈司徒罷朝三日景讓曰國舅雖親朝典有素無容過越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強盛故西漢有呂氏之侈幾滅劉氏國朝有則天之篡殆革唐命蓋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設使陛下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昇降有差恩禮無僭優詔報之乃罷朝兩日唐

制百司大中元年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唐會要雄班避車要秩非德靡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侍中楊再思投水陳謨漢朝之三傑露砂作相掩虞日之五臣佇因獻替兼肅權豪宜分務於鸞扃俾效能於烏界峻秩烏臺峻秩望摠鐵冠蒼佩崇班威高石室蘇瑠詞吞楚澤量湛黃陂西京展驥道掩題輿右輔憑熊風超露冕朱帷霧撤初停州縣之勞白簡霜凝宜屏權豪之氣俱中宗制

職司天憲御史臺事摠朝綱職司天憲五代會要大憲吳武義元年改御史大夫為御史大憲九國志

正班序御史臺御史大夫一人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監察御史顯舉不如法者百官志

中丞

休有光烈御史大夫本有兩丞其一曰御史丞一曰御史中丞謂之中者以其別在殿中掌蘭臺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章奏糾察百僚休有光烈漢官糾察百察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遷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察蔡質漢儀臺率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因別留中為御史臺率後漢志漢官尚書御史謁者為三臺自漢罷御史大夫而

憲臺猶置以丞為臺主中丞

謝靈運晉書

唐殿中釋名曰御史中丞居中丞相者也辦云此中丞

自御史大夫下丞有二其一別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

丞帝昭中丞有石室以藏秘書圖識之屬以其居殿中

故曰中丞環濟殿中蘭臺秘書圖籍在焉而中丞居之

宋志

徵文深詆減宣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

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

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史記

敬憚陳咸字子康沛郡人為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

諸刺史執法殿中公卿已下皆敬憚之漢書

權次尚書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入侍蘭臺蘭臺

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人以總之此官得舉非法其權

次尚書漢官解詁

三獨坐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

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

獨坐東觀漢記

清識高亮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法奉憲多所糾

正為百寮所敬尚書選舉序位旌賢常諮問謙自陳蕃

雖尊為宰相論議褒貶每往質疑皆服其清識高亮謝承

後漢書

奉法察舉馬嚴字威卿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

天口已

三十二卷

十三

嚴舉劾案章車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僚憚之

續漢書 鮑勛字叔業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群僕射司馬懿

並舉勛為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

百寮嚴憚罔不肅然魏志

分路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土

主多逐捕不欲稽留也魏氏春秋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有司

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

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火事應神速不

宜稽駐並合分道通典註

正繩周處字子隱為御史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

軍梁王彤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王隱晉書

不憚權勢熊遠字孝文為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

眾皆憚之尚書郎盧緄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

醉使緄避之緄不迴協令威儀牽拽緄墮馬至協車前

而後釋遠奏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初遠遷太子中庶

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

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

勉之晉書

初學記遠遷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云豈要其官之

所至云然耶御覽合璧等俱因之欠審

奏彈夜警譙王恬字元愉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

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
温大不敬請理罪明日温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
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器局在朝憚之晉中興書

恬晋宗室也初學記止云王恬誤

百官避路江左拜御史中丞不得復入尚書省中丞鹵
簿至百官避路隘淖排濟溝中但得鹵簿者雖皆清道
而中丞尤嚴

四世中丞王准之字元魯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
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
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
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法所贍於文辭宋臺建除

御史中丞為僚友所憚准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彪之
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范泰謝之曰卿唯
解彈事耳准之正色谷猶差卿世載雄狐宋書
同直鄭鮮之字道子宋武起義兵遷御史中丞性剛直
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
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南史
立朝正色荀伯子遷御史中丞莅職懃恪有匪躬之稱
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或延及
祖彌示其切直又頗雜譎戲故世人以此非之宋書
臨幸蘭臺孔琳之字彥琳永初二年為御史中丞明憲
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

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為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
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
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群僚震肅莫敢
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上
不阿權戚蕭惠開拜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今
以惠開為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徃眼額已自殊有所震
及在任百寮畏憚之八年入為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
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上
南史不載後授中丞已失紀事之實鄭樵通志畧因
之豈于宋書不一經目耶乃詆班固高至武帝六世
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慚自昭至平資于遼歆不以

為耻寧非自道也哉

畏其筆端劉瑀字茂琳孝武初為御史中丞瑀使氣尚
人為憲司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
王僧達云蔭藉高垂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上
白簡顏延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與延之書曰絳騶清
路白簡深刻取之仲容或有虧耶通典永平八年沈約為
中丞奏彈王源云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選
名士不樂王球甚矜曹地遇從弟僧朗除御史中丞球
謂曰汝為此官不復成膏梁矣通典江左中丞雖亦一時
髦彥然膏梁名士猶不樂上
憲臺試為王僧虔為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

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為此
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南史僧虔
首子也為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
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
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上
兄弟司直沈冲字景綽與兄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
三人皆為司直晉宋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
多結怨永明中深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
為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續父在儻白憶車免官與
綱冲母北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為人所焚執大呼曰我
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

但焚如上

近世獨步江淹為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
在尚書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
以震肅百僚也淹於是彈中書令謝朓等及二千石大
縣官長多被奏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
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上

南司何敬容為宰相後妾弟費惠明為導倉丞夜盜官
米為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將軍敬容以
書解惠明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即封書以奏帝大怒
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
詔特免職到既謂未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

圖形張緬字元長為御史中丞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

望為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執憲直繩張綰字孝卿少與兄纘齊名為宣城王長史

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綯宣旨曰為國之

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

廓兼以待中為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望重故

有此旨焉

兄弟並騶舊例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大同四年元

日大會張綰為中丞兄纘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

導騶分趨兩塗性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梁書

不畏強禦陸杲字明霞為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

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賦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

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荅梁武聞之以問杲杲荅

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荅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

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

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纘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

彈纘纘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貸

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號不畏強禦南史

木手擊脅後魏改中丞為中尉官氏志李彪字道固為御

史中尉領著作即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

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為李先生從容謂群臣曰

吾之有李先生猶漢之有汲黯始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

天中記 卷三十三
姦款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脅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
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而殺之及彪病體上
往往創潰痛毒備極北史

益利清直高恭之字道穆在宗時為御史中尉外執直
繩內參機密凡是益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爭盡言
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僕射介朱世隆當朝
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
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
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
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
犯深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後

介朱榮死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謂曰今當得精
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為御史故有此詔

魏書 通典以為北齊誤

嚴猛御史中尉酈道元字善長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
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卧起及選州官多由於
念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
請全之勅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魏書

令僕側目宋游道神武啓以為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
部郎中崔暹為御史中尉以游道為尚書左丞文襄謂
暹游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游道入省省中豪吏王儒之徒竝鞭斥之始依故事於

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北史

彈劾不避崔暹字季倫為御史中尉文襄與諸公出之

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為赤棒所擊文襄回馬避之魏帝

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

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

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

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上莊宗時崔

暹字元欽累遷瀛州刺史上酷吏傳

赤棒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兼為御史中丞

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

車去牛頓輒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

自都鄴後此儀寤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依舊制初從

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

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時儼總領四職帝與胡后在華林園

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

入自言奉勅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入墜帝大笑以為

善更勅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北齊

朝廷肅然徐陵字孝穆為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

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假王威權抑塞

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為奏彈導從南臺官屬

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歛容正

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

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
朝廷肅然陳子儉為御史中丞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
令江惣望重一時亦為儉所糾劾後主深委任焉上
法無私宋璟為左御史臺中丞張易之與弟昌宗縱恣
益橫傾朝附之昌宗私引相工李弘泰觀占吉凶言涉
不順為飛書所告璟廷奏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
已自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情在難恕
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勘當以明國法
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禍從然義激
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御覽引恐作旨
遽宣勅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

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加鞫問俄有
特勅原之仍令易之等詣璟辭謝璟拒而不見曰公事
當公言之若私見則法無私也唐舊

三世清節盧奕懷慎之少子也與兄奐齊名天寶十一
年為御史中丞始懷慎及奐並為此官父子三人為中
丞清節不易時人美之

退位盧坦字保衡為御史中丞裴均為僕射石班踰位
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均曰仲
南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為右
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格詔輸獻盧坦遷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

為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
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晟濟美曰白衣待罪
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
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柰何以小信
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柰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
下之德帝納之新唐

辱侍臣温造字簡輿為御史中丞性剛褊人或激觸不
顧貴勢以氣凌籍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
祇承人唐脊十下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朝
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温造蔑朝廷典
禮凌陛下侍臣恣行冒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鬩分

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
下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教法吏
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
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元和
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
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勅曰憲官之職在
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
道路相高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途即
抵揖而過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唐舊
紫宸對請韓臯為御史中丞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殿對
百寮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於此不盡

可來廷英當與卿從容或無遺事親友或謂臯曰自乾
元已來群臣啓事皆詣廷英方得詳盡公何獨於外庭
對衆官以陳之無失於慎密乎韓曰御史天下之持平
也權剛直枉唯在公共所言之事貴人知之柰何求請
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廷英之置也肅宗皇
帝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之後來臣寮得詣便殿多
以私自售希求恩寵欲盡其身柰何以此為望哉傳載
朝廷綱紀狄兼謨仁傑魯孫為御史中丞謝日文宗顧
謂之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則
天下理凡執法者大抵以魏忌顧望為心職業由茲不
舉卿梁公之後自有家法豈復為常常之心哉兼謨謝

曰朝法或未得中臣固悉心彈奏

唐舊

合璧以為魏謨語誤

紀綱之地魏謨字申之魏徵五代孫也為御史中丞謝
日面賜金紫之服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贓罪貴戚憚之
兼戶部侍郎判本司事暮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
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戶部公事從之謨儀容
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
唯暮謹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暮綽有祖風名公子
孫我心重之上

憲臺之長中丞為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
丞常為憲臺之長今九寺少卿及秘書少監國子司業

京兆少尹等並省寺之貳皆為四品惟御史中丞官業
雖至品秩未崇望昇為從四品

會昌品集

奏進羨餘歸融兼御史中丞胡南觀察使盧周仁遣勅
進羨餘錢十萬貫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財
賊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輒陳小利妄說異端入財貨以
市恩待朝廷而何淺臣恐天下放效以羨餘為名因緣
刻剝生人受弊請行重責以例列藩

歷五院臺儀自大夫以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
朝歷踐五院者共三人馬李尚隱張延賞温造也尚書故實
辟三院憲府故事三院御史臺中大夫中丞自辟請命
于朝獨孤朗為御史中丞時崔沔鄭居中不由憲長而

除授皆丞相之僚舊也勅命雖行朗拒而不敢納沔改
太常博士居中分司東臺宰相銜之

里巷毆擊李傑本名務光代宋璟為御史大夫時皇后
妹壻尚衣奉御長孫昕與其妹壻楊仙玉因於里巷遇
傑遂毆擊之上大怒令斬昕等散騎常侍馬懷素以為
陽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情乃下勅決殺之以謝百

寮唐舊

持憲平直南唐江文蔚保太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
無所阿枉宰相馮延巳弟延魯與魏岑陳覺竊弄威權
及代闕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
問文蔚對仗彈奏畧曰昨天兵敗匈奴統內震驚將雪宗

社之羞宜醢姦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群情盡去四凶
方祛衆怒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
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叅軍而覺延
魯以宋齊丘救解復皆不死延已雖蹇罷旋復柄用方
宣延已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白麻雖佳要不如江
文蔚疏耳逾年召遷九國志陸文蔚常為御史中丞國
朝自王義方後曠數百年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
者故權右振竦朝野喧騰騰寫彈文為之紙貴徐騎省志
馬令南唐書云文蔚居諫職時宋齊丘陳覺馮延巳
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文蔚上表其言曰二
公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云後事亡豈其誤耶

九國志及陸書所載君章事甚詳此云諫官不云申
丞且云後事亡何耶

橫挺待賢御史臺有闈吏隸臺中四十年聲喏之時以
所執之挺待中丞賢否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凡
為中丞惟恐其直時范諷為中丞一日視其挺直范問
曰爾挺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諭庖人
造食指揮者數四去又教成之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
法觀其成何俟喋喋之繁若使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
其心却之不知杖之直也范大笑慚明日視之挺復橫
矣東軒筆錄
持書御史中丞舊持書御史中丞也初漢宣帝元鳳中

感路温舒尚德緩刑之言秋季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
居而決事令侍史二人持書持書御史起于此也通典
糾繩肅厲梁毗為持書侍御史時京師饑上令禁酒劉
昉使妾任屋當鑪酤酒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
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郡公秩高庶尹縻爵
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麴蘖
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為逋數若不糾繩何以
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隋書
當朝正色柳彧字幼文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
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姪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
世無容容而已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懼憚無敢

忤者嘗以少謹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床或從外來見
素如此於階下端笏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遽
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隋書

侍御

熒惑火精熒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

正

黃石公陰謀秘法

柱下史周官宗伯屬官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
令以贊冢宰凡治之者受法令焉以其在殿柱之間亦
謂之柱下史老聃嘗為之秦改為侍御史史記張蒼自
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即其任也冠法冠一名柱後
惠文冠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也法冠者秦事云始

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亦名獬豸冠以獬豸獸主觸
不直故執憲者以為冠六典

繡衣武帝時侍御史又有繡衣直指者出討姦猾理大
獄而不常置注直指而行無阿私也衣以繡者尊寵之
也漢表

舉劾奢僭江充字次倩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
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
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
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
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
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漢書

逐捕不誅王賀字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不
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翁孺皆不
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
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
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

興平元后傳御覽作王禁誤

威振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
衣綉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誅不從命威振州郡
劾專廢立嚴延年字次卿少學法律舉侍御史是時大
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
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

議法依輕陳寵曾祖父咸哀平間以明律為侍御史王

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

書壁藏之以俟聖主咸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于

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東觀漢記

持節觀風譙玄為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

所至專行誅賞後漢

埋輪張綱字文紀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

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

之難雖生吾不願也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

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

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

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何國

恩專為封豕長蛇貪縱無底多樹譖說以害忠良誠天

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

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上

驄馬桓典字公雅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

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

馬御史上

橫劔當車神高字景伯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承

先官中常侍高梵受勅迎太子不齋詔書以衣車載太

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襄後書作杜喬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

門臨去嵩至橫劔當車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

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姦耶今

日之事有死而已續後漢書不致爭

朝賀不整陳翔字子麟少知名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

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特貴不敬請收案罪時

人竒之後漢

自稱不堪常約字季明司徒則愷甚敬重之謂曰君以

輕於去就大位不躋今歲垂盡選御史實欲煩君約曰

大馬齒盡既無膂力又無考課所以躊躇戀慕者以明

公禮遇隆崇未能自割因稱素有風疾眩冒不堪久侍

遂徒跣趨出公追不及三輔決錄

避勅宮門楊仁字文義明帝引見問當代政治之事仁

對上大竒之拜侍御史明帝崩是時諸馬貴盛各爭入

官仁被甲持戟遮勅宮門不得令入章帝既立諸馬更

譖仁刻峻於是上善之陳留耆舊傳

簪白筆魏當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陞而坐帝閣左

右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

當如今者直備位但眊筆耳魏畧

直言公論呂岱字定公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

知其可成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逐薦拔官至侍御史原

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

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

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

美之吳志御覽以德淵為岱字誤

决大獄庾峻字山南魏高貴鄉公時為秘書丞遍觀古

今見聞益廣長安有大獄久不决拜峻侍御史往断之

朝野稱慶王隱晉書

截角劉暉字長升毅子也正直有父風為侍御史武庫

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彰怒

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

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

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

務從簡素晉書

習事補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綝限滿久習內事才宜殿

中侍御史頃空補之不審可否詔曰可山公啓事

清要李素竝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

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

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

官清而復要舊唐書宣宗欲與帝宙好官拜侍御史職林

雄職李義甫執權用事有洛州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

事係大理義甫聞而悅之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為別宅

婦特為雪其罪卿竇竇玄疑其故遽以狀聞高宗勅給

事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重案其事正義惶懼自縊而死

高宗特原義甫之罪侍御史王義方彈奏曰臣去歲冬

初雲陽下縣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即極文學

之清選未幾又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顧視生涯
墮首非報惟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伏以李義甫枉殺
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應更有鞫問但陛下撫育萬邦
蠻貊夷落猶懼踈網况輦轂咫尺姦臣肆雷足使忠臣
憤抗又士扼腕縱令正義自縊彌不可容便是畏義甫
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
之柄下移佞寵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因言其初容
貌為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請重鞫正義死由雪寃
氣于幽泉誅姦臣于白日對仗叱義甫合下義甫直視
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甫趨出高宗以義方毀辱
大臣言辭猥褻出正義為萊州司戶而不問義甫姦濫

之罪義甫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仲
尼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
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上
佯失告狀李靖為岐州刺史人或私有告其謀反高祖
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
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
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
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
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亡御史名
氏惜哉唐新

小事不足介意唐臨初為殿中侍御史大夫帝擬以朝

列不整責臨臨曰此為小事不足介意請今之後革之
明日江夏王道宗自以貴戚共常挺對立私語趨至曰
王亂班臨彈王江夏荅曰共公大夫語何至於是臨曰
大夫亦自亂班常失色而退諸人莫不悚動

授職欣然徐有功起為左臺侍御史則天特褒異之時
遠近聞有功授職皆欣然相賀潤州刺史竇孝謀妻龐
氏為奴誣告云夜解祈福則天令給事中季昶鞠之
季昶鍛鍊成其罪龐氏當坐斬有功獨明其無罪而季
昶等返陷有功黨援惡逆奏付法法司結刑當弃市有
功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
不死耶乃徐起而歸則天覽奏召有功詰之曰卿北斷

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
願陛下弘大德則天下幸甚則天默然於是龐氏減死
流於嶺表有功除名為庶人

雄權常仁約字思謙授監察御史嘗謂人曰御史出都
若不動搖山岳震懼州縣誠曠職耳時中書令褚遂良
賤市中書譯語人地思謙劾奏其事因出為清水令謂
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為身災也
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日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
碌碌之臣保妻子耳

歎彼棄此魏元忠遷監察御史高宗嘗從容曰外以朕
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

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
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
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即徒歎彼而又棄此帝
默然慙新唐

抑人為妾劉藏器為侍御史時衛尉卿尉遲寶琳抑人
為妾藏器請還其父母帝既可其奏寶琳私奏乞之帝
從之藏器復執奏帝又可之寶琳又請如是再三藏器
進言曰法者海內之懸衡上下之所共若刑罰不中則
人無所措手足陛下若用舍恣情愛憎由已則國之刑
憲何所施陳令寶琳請陛下從之臣所執奏陛下亦從
之今日從之明日又改之欲令下人何以遵奉夫人無

信不立匹夫匹婦尚不可失信况為天子安可戲言今
陛二三其言處分不定臣恐四海之內無所適從帝意
從藏器所奏

供奉赤墀上官儀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戶叅軍
常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北野人爾爾御史
供奉赤墀不接武夔龍籓羽鷓鴣豈雍州判佐比平時
以為清言

朝廷肅然狄仁傑唐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
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惜之賢如本
立若不甚陛下惜有罪虧成法柰何臣願先斥為群臣
戒本立抵罪由是朝廷肅然

仲難抑躁陽嶠長安中左右御史中丞桓彥範袁恕已
爭取為御史楊再思素與嶠吾知其意不樂抨彈事為
語彥範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
之以仲難進抑躁求也遂為右臺侍御史

白兔酷吏王弘義為左臺侍御史弘義嘗於鄉里傍舍
求瓜王恡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人之白兔縣官命人捕
逐斯須園苗盡矣內史李昭衣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
白兔御史

四其郭弘霸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忠鯁云往年征
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拜
左臺監察御史時人號為四其御史

和事天子崔琬為監察御史彈奏宰相宗楚客紀處訥
等驕恣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皆俯
僕趨出待罪朝堂楚客瞋目作色稱以忠鯁被誣中宗
令琬與楚客約為兄弟時人切歎焉兩解之謂帝為和

事天子

唐書

阜鵬王志愔神龍中為左臺侍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
憚時人呼為阜鵬言其顧瞻人吏皆如鵬鶚之視燕雀
也

南憲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刑部尚書趙彥昭太子賓客
常嗣立青州刺史常安石曰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
亂常託為諸姑潛相影援既因提挈乃踐台階驅車造

門著婦人之服携妻就謁申猶子之情于時南憲直臣
 劾以霜憲慙加微貶旋登寵秩同惡相濟一至於此請
 付紫微黃門準法處分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
 此際結為舅甥神龍之初已合誅死天網疎漏腰領誤
 全與安石阿常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太皇輔立之制
 定阿常臨朝之策此時朝野危懼人神恐憤臣忝司清
 憲敢不糾彈彥昭等並請准法處分於是並貶官
 不斬逆賊蘇瓌案問鄭普思其妻有寵於常庶人特勅
 令對御辨折上屢抑瓌而伸普思侍御史范獻忠歷階
 而前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獻忠曰蘇瓌國之大
 臣荷榮貴久矣不斬逆賊而後聞奏今使眩惑天聰搖

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曲為申理此則王者不
 死今聖躬萬福豈有兩天子耶臣請先死終不能事普
 思上意乃解獄遂定

朝廷知蔓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
 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
 勉劾之拘於省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
 廷之尊

膽落温造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
 臣阻而不行李祐自貢州入拜金吾遠制進馬一百五
 十疋造正衙彈奏祐肱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踰蔡州
 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温御史吁可畏哉

兄弟憲府楊假楊收並遺直之子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為監察兄弟並居憲府持為新例

呈身常澳字子斐性貞退寡慾大和六年登第後十年不仕伯兄温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為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均御史職唐法殿中侍御史遷拜及職事與侍御史均

職林

端公侍御史之職有四謂推推者掌彈掌彈也公解知公解事

雜事臺事總判定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

事悉主之號為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

之雜端最為雄劇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床殿中監

察不得坐亦謂之癡床言處其上者皆驕傲自得使人如癡是故謂之癡床凡侍御史

之例不出累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為南床通典

烘堂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分班

入閣則侍御史監奏蓋舍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其次

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花墀綠衣用紫案

褥之類號為七貴監察院長與同院禮隔語曰事長如

事端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大笑則合座皆笑

謂之烘堂烘堂不罰國史補

大熱有毒戶部郎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曰大熱有毒又朱書云大熱有毒主除邪佞杜真冤滯止淫濫尤攻貪濁無大小皆搏之畿尉簿為之相畏遠使惡暴直忌按權豪出於雍洛州諸縣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乾硬者為良服之長精神減姿媚久服令人冷峭戴監察本草賈言忠撰監察本草云服之心憂多驚悸生白髮時義云裏行及試員外者為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為開口椒毒微歇殿中為蘿蔔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為患侍御史為脆梨漸入佳味遷員外即為甘子可久服或謂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觸之則發亦無常性唯拜員外即號為摘去毒歡張相半喜遷之惜其

御史

拘局不樂柳渾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曠不甚檢束察長拘局忿其疎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其才奏為左補闕唐書名望素高吳楊廷式為侍御史知雜事廷式強立忠直名望素高及為憲職人皆屬望雖功臣武將亦嚴憚之徐知誥輔政漸革貪弊張崇為廬州刺史好聚斂會廬江民訟其縣令掎刻者時議以崇難制使式往按之廷式謂知誥曰雜端推事其威至重職業人可不行也知誥曰君將若何廷式曰將械繫張崇使使往金陵簿責都統知誥曰所刻者縣令爾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

天中記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卑官也今取於民皆張崇使為之轉以獻都統爾其可捨其大而詰其細乎知誥俛首謝之曰吾知小事不足仰煩乃止遷大理司直九國志

識面臺官皇祐中詔委御史中丞孫抃舉御史抃舉太常博士吳中復或云公平生不識中復何由知之抃曰聞中復知犍為縣廢淫祠以禁民之非開河灘以通民之利又嘉州舊產紫竹楠榴瘦木等任于蜀者競採之以為噐民甚苦之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及替還舟中並不載嘉陽一物其愛民清謹如此使之立朝必不苟且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我豈為識面臺官遂除殿中侍御史言宰臣劉沆之過出知州召還為侍御

史分

中書舍人

直宿奏事漢尚書郎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誥出語為誥令乃今中書舍人也通典

忠慎劉超遷中書舍人時臺省初建內外多事出內書命以忠慎稱加以治身清苦衣不重帛每上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必至上益嘉之晉中興書

儒素徐邈字景山東莞姑幕人也少有學問尤善經傳時烈宗始覺典籍招延理學之士謝安舉邈補中書舍人左西省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每預顧問輒有獻

替多所補益烈宗甚愛之上

掌制詔通事舍人自晉宋以來唯掌呈奏宣王言甚用
事至梁用人殊重多以尊官兼領並入閣內始專掌中
書詔誥其後除通事二字直曰中書舍人陳及北朝皆
因之掌制詔學初

四戶永明元年熒惑入紫微時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各
住一省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會玄象失度太
史奏宜修福穰之太尉王儉謂帝曰天文乖忤此由四
戶仍其舍人王文明等奏之書齊

古人風明帝踐祚引傅昭為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
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畧身安麤糲常

漢燭夜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槃曰卿有古人之風故
賜卿古人之物上

勢利之職如法亮久為中書通事舍人後出為大司農
中書勢利之職法亮戀之垂涕而去上

絕饋遺顧協字正禮少清介有志操為舍人同官者皆
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
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
因此事者絕於饋遺中南

醜舍人荀士遜好學有思理為文有清典見賞知音世
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
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

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向人莫不忻笑

營外飲酒顏之推字介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為中書舍

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

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之推聰穎機

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俄領中書舍人帝時

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

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

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顧

遇逾厚為勲要者所嫉

三才魏收兼中書舍人與溫子昇邢子才齊名世號三

才

海內共推虞世基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

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

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

藥石之言貞觀中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章曰時已平

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

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

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

明之旨伏願隨方訓諭使各揚其職人敦朴素俗革澆

浮家識孝慈人知廉恥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淳之化

自然家富國肥禍亂何由而作太宗善之特賜鍾乳

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報之也

唐書

工冊奏顏籀字師古唐初為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專
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
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唐舊

隨口並寫岑文本字景仁才名既著李靖復稱薦之擢
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文
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
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時中書
侍郎顏師古以謹免職頃之溫彥博奏曰師古諳練時
事長於文法時無及者真蒙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
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上
不見便思馬周字賓王太宗時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

周有機辨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
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
見馬周事論多矣援引事類揚榷古今舉要刑蕪會文
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亡倦昔
蘇張終賈正應此耳上

中舍相待朱子奢武德四年隨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
教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兵數年不解新羅遣
使告急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喻可以釋三國
之憾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三國王皆上表謝罪賜
遺甚厚初子奢之出使也太宗謂曰海夷頗重學問鄉
為大國使必勿籍其束修為之講說使還稱旨當以中

書舍人待卿子奢至其國欲悅夷虜之情遂為發春秋
左傳題又納其美女之贈使還太宗責其違旨猶惜其
才不至深譴土

文士極選中書舍人唐初為內史舍人至武德三年改
為中書舍人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舍人之名不易專
掌詔誥侍從署勅宣旨勞問授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判
省事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
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
比焉通龍朔改西臺舍人先宅改鳳閣舍人開元改紫
微舍人又曰紫微省會要

口授分鷹武后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

出閣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
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勳立召小吏五人
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

伏唐

鳳閣舍人樣徐堅西臺舍人齊聃十也少好學徧覽經
史聖曆中車駕在三陽宮御史大夫楊再思左庶子王
方慶為東都留守引堅為判官表奏專以委之方慶賞
其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誥之選也再思亦曰此鳳閣
舍人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上齊聃少善屬文高宗時
遷蘭臺舍人善於文誥甚為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
令侍同王等屬文以職在樞劇仍勅間日來往焉文堅

長姑為太宗克容次姑為高宗婕妤并有文藻堅父子
以詞學著聞議者方之漢世班氏堅傳

不裁一言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草詔餘慶回
惑至晚竟不能裁一言由是轉左司郎中上

一人辦事孫處約為中書舍人累年中令杜正倫奏請
更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
我事何須多也要

兄弟代為常承慶字延休仁約子也補雍王府參軍府
中文翰皆出于承慶辭藻之美擅於一時長壽中累遷
鳳閣舍人屬文迅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
弟嗣立與承慶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代承慶為鳳閣

舍人上

思如湧泉蘇頲神龍中拜中書舍人尋而頲父同中書
門下三品父子同掌樞密時以為榮機事填委文誥皆
出頲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湧泉嶠所不及也
上景龍四年初定內難惟中書舍人頲在太極殿後文
詔填委動以萬計而手操口對無毫厘差誤主書韓禮
談子陽轉書詔草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
腕將脫廢

鳳閣王家王徽曾祖擇從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
第從弟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
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人號鳳閣王家上

天中記

卷之三

四十三

一時之秀許景先轉中書舍人自開元初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舍人張說嘗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漸絕之勢然屬辭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也上

王言之最孫逖開元十年登文藻宏麗科二十四年拜中書舍人制勅所出為時流歎服議者以為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許景先及逖為王言之最逖尤善思文理精練加之謙退不伐人多稱之上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新

一朝大手武德及開元中有頲侍郎陳叔達蘇頲云大手筆掌書王命故一朝言語煥成文章唐大詔今

唐有其表蕭嵩開元初為中書舍人與崔琳王丘齊澣同列皆以嵩寡學術未異之而紫微令姚崇許其致遠眷之特深上玄宗欲命蘇頲為相前一日上祕密不欲令人知遠夜焚方令草詔謂侍臣曰外庭直宿者誰遽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手以頲姓名授之既成其詞曰國之瓌寶上謂嵩曰頲瓌之子朕不斥其父名卿當為刊削嵩久之復獻上以前詞非工謂沉思既久必當精密不覺前席及觀惟改曰國之珍寶上擲其草於地上曰虛有其表尔左右皆笑嵩頲大多髯故上有是言

一代辭宗韋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與弟斌文華當代俱

有盛名于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昇常與陟唱和
遊處廣平宋公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張九齡
一代辭宗為中書令引陟為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
掌文誥時人以為美談斌天寶初轉國子司業徐安貞
王維崔顥當代辭人特為推挹天寶中拜中舍兄陟先
為中舍未幾遷禮部侍郎陟在南省斌又掌文誥唐舊
解事舍人齊澣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舍
人論駁及告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諮之時號解
事舍人

斷憲舍人陽滔為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
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斷憲取得之時人號為斷憲舍人

命載

蘇賈賈曾授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議者以為
非是曹司名又與魯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
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為蘇賈子至
天寶末為中書舍人祿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即
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為傳位冊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
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
付諸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
矣至伏於御前嗚咽感涕唐舊
常揚楊炎字公南父播隱居不仕肅宗賜號玄靜先生
炎美鬚眉風骨峻峙文藻雄麗汧隴之間號為小楊山

人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為
德音自開元已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揚焉上
綸音除中書舍人李文為學士制云綸省推高文館記
焚制草高郢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人皆留制草
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唐
請改制辭憲宗元和十二年七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
裴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彭義軍節度申光蔡等州
觀察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其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令
狐楚所求也度以是行既兼招撫請改其辭中未剪其
類為未革其志又以韓弘已為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為
近輟樞軸又改煩我台席為授以成筭憲宗皆從之乃

罷楚內職守中書舍人舊唐冊府

不接私貺路隋敬宗初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
錫金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
接私貺耶終無所受舊

文字首選白居易穆宗時為中書舍人凡朝廷文字之
職無不首居其選然多為排擯不得用其才時天子荒
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何朔復亂居易累上疏
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除杭州刺史

賜宮錦封敎字碩夫拜中書舍人敎構思敏速語近而
理勝不矜奇遊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
云傷石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李德裕

在相仕定策始迴鵬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或有不可
之言唯德裕等計指畫竟立奇功武宗賞之封衛國公
守太尉一制語有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
盜兵一閱畫錄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
或一款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教曰陸生有言
所恨文不迺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經其
所賜玉帶以遺教深禮重之

非代言才一殷鵬姿顏若婦人而性巧媚晉天福中拜中
書舍人同職馮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詞旨多託鵬為
之玉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則以辜負字示玉玉
之當時以為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纖佞過之

訝其高岸陳義長興中自舍人御命冊公主於太原公
即帝帝深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言於義曰宜陳
一謳頌以稱帝之美可邀其異待耳義曰人生貧富咸
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虧士
行義今生所不為也聞者無不嘉之史

賜不分遺馬希廣初襲位有其弟導叛於朗州鍾允章
聘湖南還晟問曰馬公復能經畧南土乎允章曰馬公
兄弟為梗天論絕以臣觀之敗亡可待况能害我晟於
是發兵復昭賀之地楚人果不能救因授允章中書舍
人性吝嗇歲獲賜資甚厚然未嘗分遺故人其妻年氏
有賢行常語允章曰妾昔事君子家無釜鬻烹茶作糜

止用一銚尚且接待朋友金寶貨盈室而義路棒塞雖富且貴何足尚也乃出銚以示允章允章大慙自是稍揮散矣

字作金聲王翊乾亨初拜中書舍人賜金魚紫四年文德殿成著作郎陳光又獻賦龔賜珠數斤翊見之色動後南詔獻朱鬣馬南宮白龍見昭陽殿成翊皆獻賦頌每賜予稍緩必於同列颺言曰吾賦字字作金聲何受賜之晚也龔聞之大笑

仁而狗公王延為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有崔頎者協之子也授鄆師簿簿其卑屑棄去數年應進士延將入貢院見舊相吏部尚書盧文紀素與協不睦謂延曰舍人

以謹重聞于時所以老夫去冬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然此一途取事者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徵泅之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為崔頎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頎登甲科其仁而狗公皆此類也周史

偏下之甚閩王昶立晉高祖遣散騎常侍冊封昶閩王昶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盛他日損遇之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偏下之甚也乙羞愧以手掩面而走世家

有元和風南唐韓熙載為和州司馬久之召為中書舍人乃始親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九國志

失却君房真宗時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舍人

絳不工令學士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掖垣

求之不得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楊大年為閑忙

令云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號

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湘山野錄

六押李泌曰給舍分司押事故舍人謂之六押李泌傳

宰相判官中舍時目為宰相判官盧氏雜說

一佛出世太宗嘗云朝廷每除一舍人六親相賀諺云

一佛出世國史

給事中

黃門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然則黃

門即給事黃闥之內故曰黃門即典服志

名儒國親諸給事中有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

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為之掌左右顧

問漢儀注給事中常侍從左右無負位次侍中常侍或名

儒或國親胡廣集

夕郎黃門即屬黃門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郎柳子厚朝日說

受事尚書即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調粉塗壁其邊以

丹漆地故曰丹墀尚書即舍鷄舌香伏其下奏事黃門

天中記

侍郎對揖跪受

賜帛東方朔為中郎賜帛百疋給事中朔記胡伯始曰

給事常侍從或名儒或國親東方朔中郎為給事中劉

向諫議大夫為給事中後胡廣傳

能臣蕭望之漢元帝詔曰望之傳朕八年厥功茂焉可

賜爵關內侯給事中贊曰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

社稷臣也漢本傳

有言而治陳紀父寔寔子群魏使持節給事中文帝曰

卿何如祖父群曰臣父有言而治臣有言而不治梁湘東王

子傳

軒軒煦煦王黎為黃門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子傳

忠篤履素武帝太康七年詔曰郎中張建忠篤履素為

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其以建為給事中晉書起居注

清貞廉潔陳邵字節良太始六年詔曰燕王師邵清貞

廉潔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古人風太子竊於東宮遣徐文景造乘輿御物文景父

陶仁時為給事中謂文景曰汝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

喪耳仍移家避之後太子薨事世文景賜死陶仁遂不

哭時人以為有古人風南史太子長懋齊武帝長子

駁正給事中凡百司奏抄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

駁正違失凡制勅宣行大事則稱揚德澤褒美功業覆

奏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頒之凡文武六品已下授職

所司奏揚則校其任歷深淺功狀殿最訪其德行量其才藝若官非人理失其事則白侍中而退量焉其弘文館圖書繕寫讎校亦課而察之凡天下寃滯未申及官吏刻害者必聽其訟與御史及中書舍人同計其事宜而申理之典六

塗歸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弘文館繕寫校讎之課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遠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季終奏駁正之日百官志

臣下爭功張行成遷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欲取樂當年而勵節苦心卑宮菲食者正為蒼生耳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

名昔漢高祖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四海義安此事朕並兼之行成退而上書諫曰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校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太宗深納之唐舊唐

東臺給事中龍朔二年改為東臺舍人六劉伯芻除給事制曰東閣實掌駁議集白崔瑊除給事制曰左省駁議不畏強禦杜牧之集

覆獄列在李嶠高宗時遷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狄仁傑李嗣貞裴宣禮等三家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

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為申明哉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為潤州司馬詔入轉鳳閣舍人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為之唐

駁取儲物盧粲幽州范陽人也景龍二年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初立常庶人以非已所生深加忌嫉勸中宗下勅令太子却取衛府封物每年以供服用粲駁奏曰皇太子處繼明之重當主罔之尊歲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官諸應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應用物並不會此則儲君之費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垂法將來者也必謂青宮

物啓服用所資自當廣支庫物不可長存藩封詔從之

駁駙馬陵盧粲遷給事中時安樂公主壻武崇訓為節愍太子所殺特追封為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溫監護葬事李溫諷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故事為崇訓造陵詔從其請粲駁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皇家已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惟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途不應假以為名請比貞觀以來諸王舊例足得豐厚手勅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無異同冗之義右令不殊魯王緣此特為陵制不煩固執粲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屬王公已下且魯王

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守禮雍王之墓尚不稱
陵魯王則不可因上公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
方冊或稽之往典或者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
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絕於傍暮蓋為不獨親
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他及其夫贈賙
之儀哀榮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辯君臣一貫者成帝竟
依繁所奏上

疑碧詩王維字摩詰天寶末為給事中祿山陷兩都玄
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祿山宴其徒於疑碧宮
其樂工皆黎園弟子教坊工人聞之悲惻潛為詩曰萬
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疑

碧池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詩聞肅宗
嘉之特宥之

惡其異已給事中駁正制勅定其是非開元中李義多

駁正姚崇惡其異已薦為紫薇侍郎實去其權自後唯

署案牘而已柳氏家學錄

執詞頭袁高為給事中德宗復用盧杞為饒州刺史命

高草詔書高執詞頭謁宰相曰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陰

賊退斥忠良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宰相不悅命

舍人草之詔出執之不下乃奏論之舊史

宰相器李藩為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

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耶

裴珀言於帝以為有宰相器唐舊

復為給事憲宗以同州刺史呂元膺復為給事中初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及入謝上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甚激切上嘉其剛正翌日謂宰臣曰呂元膺讜言直氣今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珀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以元膺復為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上擇辰敷奏李遜為給事中嘗論時政以為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敷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睹天顏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上

屢有封駁帝弘景為給事中屢有封駁時有劉士經以駙馬交通邢倬自檢校官用為太僕卿弘景執奏不可中人宣諭再三弘景不為之迴穆宗怒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上

繼有封駁郭承嘏為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為華州刺史詔方下兩省迭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瑣闥牧守之才易為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欲優其祿俸暫令廉問近聞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為給事中上

封還詔書狄兼謨長慶大和中歷鄭州刺史以治行稱

入為給事中開成初度支左藏庫妄破漬汚繅帛等贓
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兼謨封還勅書文宗召而諭
之曰嘉卿舉職然朕已赦其長官與吏亦宜在宥然事
或不可卿勿以封勅為艱^上

補闕左右補闕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
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
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六典}

不待授闕補闕唐垂拱中所置言國家有過闕而補正
之故以名官焉詩云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取此義
後漢伏湛出入禁闈拾遺補闕魏志文帝勅侍臣曰公
卿等宜拾朕之遺補朕之晉武帝詔曰公卿等宜補闕

拾遺獻可替否晉職官志御登殿侍中居左散騎當侍
居右備切近對拾遺補闕後魏孝文帝令侍中李中
補闕左右垂拱中因其義而創立其才可則登不拘階
叙又置內供奉無員數才識相當不待闕而授其資望
亦與正官同^上

左右拾遺垂拱中所置言國家有遺事拾而拾之故以
名官焉史記及黷曰臣願為中郎署長出入禁闈補過
拾遺漢書元帝初立給事中劉向侍中金敞拾遺於左
右後漢張衡為侍中恒居帷幄從諫議拾遺左右後魏
初置內侍長主拾遺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又孝文帝
命侍中丘悅拾遺左右垂拱中因其義而創立^{餘同上}

堪為諫官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断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乞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不願顛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稱也唐

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則墨翟干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王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效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上

擢自草澤竇群隱居毗陵以節槩聞著書三十四卷號史記名臣疏貞元中蘇州刺史常夏卿以園丘茂異薦兼獻其書不報復薦群召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判官群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

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德宗異其言留之復為侍御史
遺補諫官元和中以左拾遺杜從郁為秘書丞從郁司
徒佑之子也初自司議即為左補闕崔群常貫之左拾
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為宰相之子不合為諫諍之官於
是降為左拾遺群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
而皆是諫官父為宰相而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
使子論父於是改授之止

疏諫禁軍王源忠字正蒙遷左補闕時典禁軍者不循
法度至有臺府人吏皆為追擒源忠上疏其畧曰夫臺
憲者紀綱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司存
安有比軍勢重於南衙輦下權傾於仗內乞還法司庶

守職分憲宗可其請

孜孜獻納裴垵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
遺轉補闕及叅謝之際垵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
孜孜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宦業或
異於斯耶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慙而退

幾處無過文宗以魏暮為補闕上嘗言於宰臣曰太宗
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弼成聖政今我得魏暮於疑似
之間必極臣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於無過
之地命授暮左補闕於狀內備述諫疏激切詔中書善
為之詞

諫賜伶人王直方開成中為右補闕上疏曰陛下即位

之始宣徽教坊悉令停減人數聞近來稍不如此樂工子弟賜與至廣每有此事向外流傳傷陛下聖德豈容易也臣以為鄭聲娛人音樂動聽能使人情迷性亂捨棄萬事而為樂不足也臣伏以聖體未安加以聲色之翫侵蠹聖祚得不憂乎帝覽奏嘉歎賜帛百匹并以表示宰臣令宣付史官府冊

秩卑選重白居易上疏云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謹按六典云云其選甚事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之人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言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

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

疏禁內官元稹為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而走廳後士元追之以箠擊傷稹面執政以稹年少後輩務作威福貶為江陵府士曹叅軍白居易為拾遺上疏云聞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為戒但

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

不避雷電常溫為右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溫昌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輩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電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閣切爭之由是知名

諫上尊號常溫為右補闕內史群臣上尊號溫上疏曰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徽號之稱乃聖王之末事今歲三川水災江淮早歉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深嘉之

團句把麻通事舍人宣詔舊命拾遺團句把麻者蓋謁者不知書多失句度故用拾遺低摘聲句以助之及呂

溫為拾遺被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者

自呂始也時柳宗元戲呂云幸識一文半字何不與他

把也嘉話錄

迎諫軒轅大中十一年右補闕陳嘏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曰朕以萬機事繁躬親庶務訪聞羅浮山處士軒轅集善能攝生年齡亦壽乃遣使迎之或真有少保理也朕每觀前史見秦皇漢武為方士所惑常以之為誠卿等位當論列職在諫司閱示來章深納誠意仍謂崔慎由曰為吾言於諫官雖少翁樂大復生不能相惑如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之一言耳舊紀

詩人命蹇白居易與元稹書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
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之名又欲竊
時之富貴使已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况詩人命蹇如
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也剥至死集陳子昂轉右拾
遺數上疏陳事詞皆典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父
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
家傭力候師韞手刃殺之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
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以正國法然後旌
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為是唐
車載斗量天授三年舉人無賢愚咸加擢用高者試鳳
閣侍郎給事中次或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

即當時頗為濫雜著於謠誦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
斗量把推侍御史枕脫校書郎

諫議大夫諫議大夫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凡諫有五

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規諫四曰致諫五曰直諫六

五義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

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慶主而行之吾從

其風諫乎家語

五常之性諫者何諫間也因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
行也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謂諷諫順諫窺諫指諫伯諫
諷者智也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此智性也
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窺諫者禮

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也
也指諫者信也指質相其事也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
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

義之性也

白虎通

諫官補郡宣帝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
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
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
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
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
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
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關遺若此不急成康之

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漢前

耆老久次楊雄字子雲以耆老久次轉為諫議大夫疾
免復召為諫議大夫家至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
事者載餼酒以從遊學

篤行江革轉諫議大夫賜告歸天子思革篤行詔齊相
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者百行
之冠衆善之始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

吏存問致美酒以終厥身

後漢

作賦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楊雄之才明帝召
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賦銘拜諫議大夫

晉書

喜得諫議張普惠字洪賑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

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聲價
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
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
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太后覽
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傳議其事遣使召普惠
與相問荅又令侍中元又中常侍賈瓌監觀得失太后
復遣元義賈瓌宣令謂普惠曰朕向召卿與群臣對議
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
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
勿得難言普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
騶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

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
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
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
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
秉此公方來居諫職審審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
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
始縈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群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
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
美其此書每為口實魏書
蹇諤不顧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克舜莫已若而諱亡
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

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訕已
 即除名蕭瑀諫無伐遼出為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
 都就獄賜死自是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
 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絕為天下笑唐吳兢
 與聞政事王珪為諫議大夫嘗有論諫太宗稱善遂詔
 每宰相入內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唐書
 四匱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匱以受四
 方之書乃鑄銅匱四區共為一室列於朝堂東方春色
 青有能告以養人及勸農可投書於青匱銘之曰延恩
 南方夏色赤有能正諫論時政之得失可投書於丹匱
 銘之曰招諫西方秋色白有能自陳抑屈可投書於素

匱銘之曰申寃北方水色玄有謀智者可投書於玄匱
 銘之曰通玄令宣正諫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免使人
 匱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即進天寶九載玄宗以匱聲
 近鬼改理匱使為獻納使上
 朝有直臣楊城為諫議大夫裴延齡諛譖陸贄等坐貶
 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不可
 使天子殺無罪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等數
 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
 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今宰相論遣之於
 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
 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及王仲

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直士杜口李絳見浴室殿憲宗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絕十二何哉于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鮮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杜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上不卹國事鄭覃以父蔭累諫議大夫穆宗立不卹國事

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縢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予願節用之母今有司重取百姓帝不憚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有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閣下殊不款款後有為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上

忠良腹心憲宗皇后郭氏武宗喜畋游他日問后起居從容謂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

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徃徃道
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抃等不復橫賜矣

請廣諫負牛叢任補闕數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負宣

宗曰諫臣惟能舉職為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

使朕聞所未聞三人足矣

昇觀極諫閩王曦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

峻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

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

不死以繩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絕五代史

受諫漢隔城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受劉毅桓靈之譏吳

吳中言三十一卷終

